



前漢書卷二十三

前漢書卷二十三

蘭

天臺

因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刑法志第三

夫人宵天地之類

應劭曰宵類也頭圍象天足方象地

也師古曰宵義與宵同應說是也故庸妄之人懷五常

謂之不肖言其狀類無所象似也類古貌字

之性師古曰五常聰明精粹師古曰精細也言其識性

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趨走不足以避

利害師古曰嗜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

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

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

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師古曰說

讀曰悅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師古曰言爭往

而歸也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師古曰洪範周書也聖人

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

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

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愆之性師古曰躬謂身親有之必通天地之

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師古曰則法也

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鄭大夫

子太叔之辭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師古曰震謂雷電也溫

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

罪師古曰此虞書咎繇謨之辭也秩敘也言有禮者天則進敘之有罪者天則討治之故聖人因

天秩而制五禮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因天討而作五刑師古曰其說在

下也大刑用甲兵張晏曰以六師誅暴亂其次用斧鉞韋昭曰鉞刑也中刑

用刀鋸韋昭曰刀割刑也其次用鑕鑿韋昭曰鑕鑿刑也鑿去其髓骨也鑕音子

端反髓音頻刃反薄刑用鞭扑師古曰扑杖也音普木反大者陳

諸原野師古曰謂征討所殺也小者致之市朝應劭曰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

諸其所繇來者上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

定火災鄭氏曰涿鹿在彭城南與炎帝戰炎帝火行故云火災李奇曰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今言涿

鹿地有二名也文穎曰國語云黃帝炎帝弟也炎帝號神農火行也後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言以定火災律

乾隆四年校刊

歷志云與炎帝後戰於阪泉涿鹿在上谷今見有阪泉地黃帝祠師古曰文說是也彭城者上谷北別有彭城非宋之額項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害額項伐之本主水官因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為水行也師古曰共讀曰龔

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師古曰舜受堯禪而流共

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音居力反夏有甘扈之誓

師古曰謂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事見夏書扈國今鄆縣是也甘卽甘水之上殷周以兵

定天下矣師古曰謂湯及武王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師古

日戰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師古曰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屬

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則六軍也師古曰司馬夏官因井田而制軍賦

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

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

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賦歛財也稅以

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

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

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千戈備

具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師古一同百

里提封萬井蘇林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師古曰李說是

也提讀如本字蘇音非也說者或以為積除山川沈斥

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臣瓚曰沈斥水田畝

也師古曰川謂水之通流者也沈定出賦六千四百井

謂居深水之下也兵鹹鹵之地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二十三

刑法志

三

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師古曰采

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爾雅曰采寮官也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菜地云以種菜非也是謂百

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

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

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

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

千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

閱以狩師古曰振旅整衆也搜搜擇不任孕者拔舍草

止不妨農也苗爲苗除害也治兵觀威武也獮

應殺氣也大閱簡車馬也狩火田一皆於農隙以講事

焉師古曰隙空閑也講和習之也五國爲屬屬有長十

國爲連連有帥師古曰長音竹兩反帥音所類反三十國爲卒卒有正

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師古曰比年頻年也卒

正三年簡徒師古曰徒人衆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

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道衰法度墮師古曰墮音墮墮字墮毀也音火規反

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

師古曰伯讀曰霸管仲曰公欲定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之

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

令焉師古曰寓寄也寄於內政而修軍令也故卒伍定虜里而軍政成虜

郊連其什伍師古曰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

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

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師古曰攘卻也

諸夏中國之諸侯也夏大也言大於四夷也攘音人羊反齊桓既没晉文接之亦先

定其民作被廬之法應劭曰搜於被廬之地作執秩以爲六官之法因以名之也師古曰

被廬晉地也總帥諸侯迭爲盟主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然其禮

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

三伯之後寢以陵夷師古曰寢漸也陵夷頽替也二至伯齊桓公晉文公也伯讀曰霸

魯成公作丘甲師古曰丘十六井也止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乃出戎

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耳今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一說別令人爲丘作甲也

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爲而令作之譏不正也哀公用田賦師古曰田賦者別計

田畝及家財各爲一賦言不依古制役煩歛重也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

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

師古曰亟屢也音丘吏反罷讀曰疲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

教民戰是謂棄之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非其不素習故稱子路曰由

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

虜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

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也方道也比音必寐反治其

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

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師古曰視讀曰示而秦更

名角抵師古曰抵音丁禮反解在武紀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

之士因執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

臚師古曰臚音頻忍反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

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師古曰衡魏燕趙為從秦國為衡從音子

容反謂其地形南北從長也秦地形東西橫長故為衡也轉相攻伐代為雌雄師古曰代

也齊愍以技擊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者習手也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

惠以武卒奮師古曰奮盛起秦昭以銳士勝師古曰銳勇利世方爭於

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師古曰孫

卿楚人姓名荀况避漢宣帝之諱故改曰孫卿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執利而

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師古曰言有上

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

印印讀日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

師古曰扞禦難也音卜旦反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

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

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

師古曰言往必破碎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

敢遏師古曰殷頌長發之詩也武王湯也虔敬也遏止

故得如火之言湯建號與師本由仁義雖執戚鉞以敬為先

盛無能止也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

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師古曰媮與偷

同謂苟且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師古曰鉅大也渙然散貌是亡國之兵

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蘇林曰兜鍪也盤領也髀

禪也如淳曰上髀禪一經繳一凡三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屬聯也音之欲反髀音陞經即脛字操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二十三 刑法志

六

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羸三日

之糧師古曰个讀曰箇箇枚也冑兜鍪也冠冑帶日中

而趨百里師古曰日中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師古

試試之而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中音竹仲反復音方目反如此則

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

秦人其生民也陘阨其使民也酷烈師古曰陘地小也

也烈猛劫之以執隱之以阨鄭氏曰秦地多隘臧隱其

急峻隱括其民於隘狹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師古

之法師古曰鄭說是也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日狃

串習也音女救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

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服虔曰能得著甲者五人

日役隸五家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

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師古曰未有安制矜

節之理也師古曰矜持也故雖地廣兵彊鯁鯁常恐天下之一

合而共軋已也蘇林曰鯁音慎而無禮則蕙之蕙鯁懼

祀反軋音至於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

矣孟康曰入王兵之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

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

師古曰直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

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師古曰戰

因陳列為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更無別體而未代學

者輒改其字旁從車非經史之本文也今宜依古不從

乾隆四年校刊

尚書書卷三十三

刑法志

七

流俗也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脩

百僚咎繇作士師古曰士師理官謂司寇之職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

軌師古曰虞書舜典舜命咎繇之文也猾亂也夏諸而

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

放禽桀紂師古曰謂湯誓泰誓牧誓是也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

服彊楚使貢周室師古曰謂僖四年伐楚次于北伐山

戎爲燕開路師古曰謂莊三十年伐存亡繼絕功爲伯

首師古曰謂存三亡國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

闔廬之禍國滅出亡師古曰謂定四年吳入郢楚父老

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

也師古曰言無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師古曰謂

申包胥如秦乞秦人憐之爲之出兵師古曰謂秦子蒲

以救也二國并力遂走吳師師古曰謂子蒲大敗夫槩王

楚也昭王返國師古曰吳師已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

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

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師古曰言如窮武極詐

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爲敵讎師古曰謂陳勝吳焱起

雲合果共軋之師古曰焱疾風也如焱之起言其速斯

爲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

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師古曰言其至於末世苟任詐力

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師古曰孫武孫臏報吳起商鞅白起也

應之執各以類至其道然矣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

寬仁之厚總擊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

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

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師古曰踵因也京師有南北軍

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

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脩武備

云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

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師古曰五

材金木水火土也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於家師古曰弛

放也音式爾反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

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

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

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

有序帝王之極功也師古曰刑錯兵寢皆謂置而弗用也昔周之法建三

典以刑邦國詰四方師古曰詰責也音口一反字或作詰音工到反詰謹也以刑治之令

謹敕也一曰刑新邦用輕典師古曰新闢地立君之國二其人未習於教故用輕法

曰刑平邦用中典師古曰承平守成之國三曰刑亂邦

則用中典常行之法也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三十三 刑法志

用重典師古曰篡殺畔逆之國化惡難移則用重五刑法誅殺之也自此以上大司寇所職也

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所

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師古曰墨黥也鑿其面以墨涅之劓截鼻也宮淫刑也男子割

腐婦人幽閉別斷足也殺死刑也自此以上司凡殺人刑所職也劓音牛與反別音五刮反又音月

者踣諸市師古曰踣謂斃之也音妨付反墨者使守門師古曰黥面之

劓者使守關師古曰以其宮者使守內師古曰人道既

別者使守囿師古曰驅御禽獸無足可也完者使守積師古曰完謂

居作也積積聚之物也其奴男子入于罪隸李奇曰男

為女子入舂槁孟康曰主暴燥舂之也韋昭曰舂舂人

反古老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師古曰

命士以上也齒毀齒男子八歲女子七周道既衰穆王

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師古曰穆王昭王之

王眊亂荒忽乃命甫侯為司寇商度時宜而作刑之墨

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髡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

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髡罰去膝頭骨大五刑之

屬三千師古曰五者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

亂邦用重典者也春秋之時王道寢壞師古曰教化不

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師古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晉

叔嚮非之曰遺其書以非之嚮音許兩反昔先王議

事以制不為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

其罪不為一成之刑著於鼎也師古

乾隆四年校刊

刑書卷之三

刑書

日虞舜則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周禮則三典五刑以詰邦國非不豫設但弗宜露使人知之

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師古曰閑

防也糾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師古曰制為祿

位以勸其從師古曰勸其從教之心也嚴斷刑罰以威其淫師古曰淫放也

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懷之以行晉灼曰懷古竦字也

音所教之以務師古曰時所急使之以和師古曰悅臨之以敬

莅之以彊師古曰莅謂監視也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

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師古曰上謂公侯也官卿民於

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之有辟則不忌於上並

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師古曰辟法也為治

也權移於法故人不畏上因危文以夏有亂政而作禹

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韋昭曰謂

流贖鞭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

國制參辟鑄刑書孟康曰謂夏殷周將以靖民不亦難

乎師古曰靖安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師古

頌我將之詩也言法象文王之德又曰儀刑文王萬邦

作孚師古曰言法象文王則萬國皆信順也如是何辟之有

言師古曰若詩所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師古曰

刑師古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喻微細亂獄滋豐貨賂並行師古曰

益也日滋終子之世鄭其敗虐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

乾隆四年校刊

刑法志

三

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師古曰言雖非長久媮薄之法且救當時之敝

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

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

正也言用德禮則人有耻而自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正尚政刑則下苟免而無耻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禮以治人樂以易俗

二者不興則刑罰濫矣錯置也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師古曰亦論語所載陽膚曾子弟子

也士師獄官問於曾子師古曰問何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師古曰此曾子答辭言民俗澆離輕犯於法乃由上

失其道非下之過今汝雖得獄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宋祁曰自喜姚本刪自字

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師古曰參

夷夷三族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師古曰鼎

日鑊以驚人也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

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師古曰躬身也操晝斷獄夜

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

百二十斤為程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圜圍成市天下愁怨潰

而叛之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

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師古曰說其後四夷未

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師古曰於是相國

蕭何攬摭秦法師古曰攬摭謂收拾也摭取其宜於時

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蠱人欲長幼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三 刑法志

三

養老

師古曰蠶音呼各反

蕭曹為相填以無為

師古曰言以無為之法填安百姓也

填音竹刃反

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

及孝文即位躬脩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

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

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

師古曰許而相斤吏罪也音居謁反

吏

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

師古曰畜讀曰蓄寢益也息生

也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

師古曰從輕斷

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

師古曰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

有刑錯之風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

防獄逮繫長安

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日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

若今之傳送囚也

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

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

宋祁曰姚本益也刪去也字

其少女緹縈

自傷悲泣

師古曰緹縈女名也緹音他弟反

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

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

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

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

雖後欲改過自

新其道亡繇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

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

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

朱子文曰於文書奏下多天子二字前日上書非

上於天子而何後曰書奏非奏于天子而何若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文字直而美

天子憐悲其

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

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

孟康曰黥

刑部志
三
劓二則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

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師古曰與吾甚自愧故夫訓

道不純而愚民陷焉師古曰道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

母師古曰大雅洞酌之詩也言君子有和樂今人有過

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師古曰繇

讀與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師古曰息

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

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

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為庶人具為令師古曰使丞相張蒼御

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

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

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

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春臣瓚曰文帝除肉刑

易髡以笞代劓以鉞左右止代刑今既曰完矣不復云

以完代完也此當言死完也○宋祁曰代刑姚本改

刑一作代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

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

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李奇

曰命逃亡也復於論命中有罪也晉灼曰命者名也成

其罪也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辜次重故從

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三十三 刑志

俗書本笞三百笞五百之上及劓者之下有籍笞字復有笞罪亦云復有籍笞罪皆後人妄加耳舊本無也

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

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師古曰男子為隸臣女子

為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為隸臣隸臣妾亦然也隸臣妾滿二歲為司

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如淳曰罪降為司寇

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也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師古曰

中又重犯者也○宋祁曰罪耐姚本作耐罪前令之刑城旦春歲而非禁錮

者如完為城旦春歲數以免李奇曰謂文帝作此令之前有刑者○宋祁曰如完

姚本刪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

人斬若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

率多死師古曰斬右止者棄市故入於死以笞五百代

刑曰姚本改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孟康曰重

罪謂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師古曰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

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

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

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師古

日箠策也所以擊者也音止藥反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

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

者笞髻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師古曰髻音徒門反毋得更人師古曰謂行

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二十三 刑法志

七五

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師古曰耗損也音呼

到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反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師古曰見

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緩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

皆寬緩急縱出之誅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為其後姦人罪者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寢密師古曰寢漸也其下亦同律令凡三百

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師古曰不曉其或指用意不同也

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文易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師古曰傳讀日附議者咸冤傷之

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溫舒傳

上深愍焉廼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

者起邪惡之心也師古曰有罪者更與邪惡無辜者反陷重刑是決獄不平故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以囚辭決獄

事為鞠謂疑獄也李奇曰鞠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三 刑法志

七

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

宣室齋居而決事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以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

宣室殿師古曰賈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獄刑號為平矣

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

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

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

不若刪定律令師古曰刪刊也有不律令一定愚民知

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

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蘇林曰招音翹翹舉也猶

賣弄也孟康曰招求也招致權著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宣帝未及脩正至元帝初

立廼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

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

元元之不逮師古曰羅網也不逮言意識所不及斯豈刑中之意哉師古曰中

當也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

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甫刑即周書呂刑初為呂侯號曰呂刑後為甫侯又稱甫刑今大

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

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奇

音居自明習者不知所由師古曰欲以曉喻眾庶不亦

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

乾隆四年校刊

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詞恤憂也言當憂刑也其審核之務準古法師古曰核朕將

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師古曰有司以下蒸人之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父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父明之將行也否不善也言王有誥命則仲山父行之邦國有不善之事則仲山父明之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

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撫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師古曰毛舉言舉毫毛之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

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師古曰塞謂不通也故略舉漢興以來法令稍定而

令古便今者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疏闊吞舟謂大魚也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

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師古曰菹謂醢也菹音側於反其誹謗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

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祿言令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

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

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

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

犯法也師古曰重難也累音力瑞反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三十三 刑法志

六

計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
 則民從師古曰慤謹也音丘角反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師古曰道讀曰導也音丘角反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
 於民為暴者也師古曰法是法為暴於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
 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
 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
 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
 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也
 言人同稟五常之性其所取舍本相近也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也但所習各異漸漬而移則相遠也夫以孝文之仁
 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於末

流者乎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師古曰

寬也赦舍也謂釋置也師古曰五聽師古曰一曰辭聽師古曰二曰色聽師古曰三曰氣聽師古曰四曰耳聽師古曰五曰目聽師古曰六曰議親師古曰七曰議能師古曰八曰議賢師古曰

一曰議親師古曰二曰議故師古曰三曰議功師古曰四曰議能師古曰五曰議勤師古曰六曰議貴師古曰七曰議聽師古曰八曰議賓師古曰

曰有德師古曰四曰議能師古曰五曰議故師古曰六曰議功師古曰七曰議勤師古曰八曰議貴師古曰

行者也師古曰四曰議能師古曰五曰議故師古曰六曰議功師古曰七曰議勤師古曰八曰議貴師古曰

議貴師古曰七曰議勤師古曰五曰議功師古曰八曰議賓師古曰

前代之後王所不臣者也師古曰三刺師古曰一曰訊羣臣師古曰二曰

訊羣吏師古曰三曰訊萬民師古曰三宥師古曰一曰弗識師古曰二曰過

失師古曰三曰遺忘師古曰三赦師古曰一曰幼弱師古曰二

失師古曰三曰遺忘師古曰三赦師古曰一曰幼弱師古曰二

曰老眊三日瘡愚

師古曰勿弱謂七歲以下老眊謂八十以上瘡愚生而癡騃者自三刺以下至此皆司刺所職也眊讀與耄同瘡音丑江反一音貞巷反

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拳有爵者桎以待弊師古曰梏在手

曰梏兩手同械曰拳在足曰桎弊斷罪也自此以上掌

囚所職也梏音古篤反拳即拱字也桎音之日反弊音蔽

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

者久而不論無罪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

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師古曰當

謂處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

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師古曰傳上恩如

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

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

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

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

不為失師古曰解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

之意三年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

逮者人所哀憐也師古曰屬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

以下及孕者未乳師古曰乳產師朱儒如淳曰師樂師

人不能當鞠繫者頌繫之師古曰頌讀日容至孝宣元

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

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罹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

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宅
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
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勿弱老
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師古曰近孔音其斬反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
去殺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此謂若有受命之王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勝殘謂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不行殺戮也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
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師古曰論語稱子張問善入於室言善人不但修踐舊迹而已此為國者之程式
固少自創制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

也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師古曰今謂撰志時考自昭宣元

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如淳曰率

天下犯罪者千口而有一人死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李奇曰耐從司寇以上至

右止為千口三人刑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

師古曰鄉讀曰嚮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

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

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

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

蕃若此者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

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豻不平之所致也服虔曰鄉亭之獄曰豻臣

贛日獄岸獄訟也師古曰小雅小書云伯夷降典哲民

宛之詩云宜岸宜獄贛說是也惟刑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哲知也言伯夷言制禮

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

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桀擅私為之囊

橐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姦有所隱則狃而寢廣

漸也狃音女救反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

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師古曰

除之絕於未然故曰本也不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

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

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

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師古曰鬻賣也疫厲非憎人

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

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

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朱子文曰既云新免兵革

威福之臣邑無豪桀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

間什八可謂清矣師古曰十然而未能稱意比隆於古

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

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者無肉刑師古曰治古謂上

音丈吏反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師古曰菲草

履也純緣也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三十三

刑法志

三

衣不加緣示有恥也音扶味反純音之允反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師古曰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

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

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

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未也師古曰懲止也殺人者不死

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

起於亂今也如淳曰古無象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

以象刑天下自治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

物失稱亂之端也師古曰稱宜也音尺孕反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

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

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李奇曰世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亂者乃刑

也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

輕此之謂也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言刑罰輕重各隨其時所謂象刑惟明

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師古曰虞書益稷曰咎縣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敘施

其法刑皆明白也安有非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

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

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

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鞶而御

駢突孟康曰以繩縛馬口謂之鞶晉灼曰鞶古羈字也如淳曰駢音捍突惡馬也師古曰馬駱頭曰羈也

乾隆四年校刊

刑法志

三

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

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師古曰罔謂羅網也故

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

人男女淫佚吏為姦臧師古曰佚讀與逸同若此之惡髡鉗之罰

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

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

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

塞刑蕃而民愈嫚師古曰塞止也蕃多也音扶元反嫚與慢同必世而未仁

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

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孟康曰纂

音撰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李奇曰欲

死邪欲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

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師古曰詆謂誣也音丁禮反

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

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李奇曰殷亦中順稽古

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

可及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蓋嘉成王之德云

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也永長也言為政而

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

慶萬民賴之者也師古曰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用刑詳審有福慶之惠則眾庶

咸賴之也

宜然只皆故如立規受天

書曰立政立專所以永年

何又精云宜只宜人受

之歸双報錄之外如

罪只命斯全合無

破此限既何異而

為三下章焉煇文

前漢書卷二十三

刑法志春振旅以搜

穆王既荒命甫侯

贖罰之屬五百

作荆

儻之以行注儻古竦字也

宣帝未及脩正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作折民惟刑孔傳以斷字解之

鄭王皆音哲馬云智也

東京古文未行諸儒惟以今

前漢書卷二十三考證

前漢書卷二十三考證

前漢書卷二十三考證

前漢書卷二十三考證

文為本故注從馬說山東古文未詳所謂象刑惟明者○象刑監本訛蒙刑今改正

宣帝末文辭五○五宣帝末文辭五○五宣帝末文辭五○五

宣帝末文辭五○五宣帝末文辭五○五宣帝末文辭五○五

宣帝末文辭五○五宣帝末文辭五○五宣帝末文辭五○五

前漢書卷二十三考證

前漢書卷二十四上

漢書蘭臺令

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食貨志第四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師古

殖生也貨謂布帛可衣師古曰衣音於既反及金刀龜貝所以

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師古曰金謂五色之金也黃者曰鈔黑者曰鐵刀謂錢幣也龜以二者生民之本興自

神農之世斲木為耜燠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

食足師古曰斲斫也燠屈也耒手耕曲木也耨耒端木

所以施金也耨耘田也耨音似燠音人九反耨音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二十四上

食貨志

來內反耨音乃構反。宋祁曰燠木當為揉。日中為市。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

師古曰自斲木為耜以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

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

使民樂其業。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師古曰四子謂羲。

而不倦也。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仲義叔和仲和叔。

也事見虞書堯典也。宋祁曰堯命后稷以黎民祖饑。

師古曰事見舜典。宋祁曰祖饑古文言阻。是為政。

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師古曰九州謂冀兗。制土田各因。

所生遠近賦入貢。裴應劭曰裴竹器也。所以盛方曰筐。

所謂厥貢漆絲厥篚織文之類。桡遷有無萬國作。又古。

是也。隋園而長也。隋音他果反。桡遷有無萬國作。又古。

曰桡與茂同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殷周之盛詩書所述。

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

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師古曰下財。

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

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

亡貧和亡寡。安亡傾。師古曰論語。是以聖王域民。師古。

域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師古曰井田。開市肆。

以通之。肆列也。設庠序以教之。師古曰庠序禮。士農工。

商四民有業。宋祁曰姚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

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師古曰鬻賣也。聖王。

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敖民地亡

曠土師古曰敖謂逸游也曠空也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音

反直略故必建步立晦師古曰晦古畝字也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

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

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八百八

十晦餘二十晦以為廬舍師古曰廬田中屋也春夏居

當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

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

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

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

之自爰其處孟康曰爰於也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農民戶人已受田其

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士工商

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

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晉灼曰淳盡也鳥鹵之田不生五穀也各以

肥磽多少為差師古曰磽確也謂瘠薄之田也音口交反有賦有稅稅謂公

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

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賦共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也賦共

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師古曰徒眾也共讀日供充實府庫賜予之用

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

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四

食貨志

三

以下上所長也十六以上上所彊也師古曰勉彊勸之

兩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歲月有宜及水旱

麻麥也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

之至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寇盜之還廬樹桑師古

也菜茹有畦瓜瓠果菰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菰張

也按木上曰果地上曰菰也師古曰茹所食之菜殖於

疆易張晏曰至此易王故曰易師古曰詩小雅雞豚狗

彘毋失其時師古曰女脩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

可以食肉在墜曰廬在邑曰里師古曰廬各在其五家

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

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

級至鄉而為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宋祁曰於里

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師古曰視讀為示

春令民畢出在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

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晦師古曰此幽詩七月之章也

之二月也農人無不舉足而耕也則其婦與子同又曰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師

日亦七月之章也蟋蟀蝥也今謂之促織聿日也言寒

室處也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

平日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

乾隆四年校刊

尚書卷之四十一

食貨志

四

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早宴防怠惰也塾音孰

待入畢然後歸也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

擊師古曰班白者謂髮雜色也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

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

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師

曰省費燎火省燎火之費也燎所以男女有不得其所

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古曰怨是月餘子亦在于

序室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為餘子師古八

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蘇林曰五方之異書

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

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

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

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李奇曰行同能

偶則別之以射師古曰以然後爵命焉春秋之月羣居

者將散師古曰謂各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師古

人道人也主號令之官鐸大鈴也以木為舌獻之大師

此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師古曰大師掌音律之官教六

也此音頻二反○宋祁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

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

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師古曰論語

也道治也舉事必敬施令必信不為奢侈愛養其萌無奪農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

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淖陰雲也淒淒雲起貌也

田祁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萌庶慶悅喜其先雨公

日與雲當改興雨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

蓄其下並同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

績師古曰績功也言主治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易俗三年乃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日登鄭氏曰進

業也或曰進上農再登日平餘六年食三登日泰平二

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宋祁曰邵本

德師古曰亦孔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此道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

界師古曰汙繇役橫作師古曰繇讀曰政令不信上下

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晦劉攽曰稅春秋譏

焉孟康曰春秋謂之履晦履踐也於是上貪民怨災害

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

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師古曰

悝音恢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

去一為田六百萬晦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服虔曰與

臣攢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晦加三斗也師古曰計

數而言字當為斗攢說是也宋祁曰治田勤謹當作

乾隆四年校刊

勸謹下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

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韋昭曰此民謂士民工商也甚賤傷

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

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

晦歲收晦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

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

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

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

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師古曰少四百不幸疾

病死喪之費及土賦斂又未與此師古曰與此農夫所

讀日豫

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

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

石張晏曰平歲百晦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

也中孰自三餘三百石張晏曰自三四百石此為糴三舍

糴二而下孰自倍餘百石張晏曰自倍收三百石終歲

舍一也孰糴一謂中小饑則收百石張晏曰平歲百晦之收收

收三分中饑七十石張晏曰收大饑三十石張晏曰收

也以此準之大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

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師古曰賈小饑則發

小孰之所斂李奇曰官以斂藏出糴也中饑則發中

乾隆四年校刊

食貨志

卷之三十四

七

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

國以富彊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仟伯師古曰仟道也南北曰仟東西曰伯伯音莫白反○宋祁曰仟伯王本伯作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

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師古曰鉅大也大萬謂萬萬也累者兼數非止一也言其

貴財積累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

之賦師古曰泰半三分取其二發閭左之戍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

而秦亡師古曰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之左者一切發取男子力耕不足糧饟師古曰饟古餉字女子紡績不足衣服

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贍字也贍給也下同○海內愁怨遂用潰畔師古曰潰其上也

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

天下既定民亡蓋臧蘇林曰無物可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師古曰醇不雜也無醇色之駟謂四馬而將相或乘牛車師古曰雜色也○宋祁曰越本醇作醇

駕車也師古曰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師古曰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

乾隆四年校刊

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一

通鑑纂要

八

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

之經費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宋祁曰自天子當作自

天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師古曰中都官

京師諸官府也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儉節

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筦子

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師古曰筦與管同管子管仲之書也民不足而可治

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

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

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師古曰纖細也悉盡其事

也織與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

下之大殘也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眾殘傷害

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

之或止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泛覆也師古曰字本作要此通用也○宋祁曰勇當

作濫莫之振救師古曰振舉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師古曰

散也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應劭曰蹙傾竭也音縻漢之為漢

幾四十年矣師古曰幾近也音鉅衣反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師古曰言年載

已多而無儲積失時不雨民且狼顧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

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

亦恐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既聞耳矣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阡危者若

是而上不驚者師古曰阡危者欲墜之意也音閭又音丁念反○宋祁曰注阡危當刪危者

乾隆四年校刊

行漢書卷三十四

食貨志

九

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

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執也或曰行道也師古曰穰豐也音

人常反。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

禹湯被之矣

師古曰謂禹遭水而湯遭旱也

卽不幸

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

師古曰胡何也

卒然邊境有

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

師古曰卒讀曰猝餽亦饋字也

兵旱相

乘天下大屈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

師古曰衡橫也

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其骨

師古曰罷讀曰疲齧齧也音五巧反。宋祁曰姚本而齧

刪而字齧

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

矣

師古曰疑讀曰擬僭也謂與天子相比擬

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

師古曰圖

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

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

而不至

師古曰懷來也安也

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

師古曰毆亦驅

字著音直略反

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

師古曰言皆趨農作也

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

下而直爲此廩廩也

李奇曰廩廩危也師古曰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爲

而常不足廩廩若此

竊爲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

耕以勸百姓鼂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

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

師古曰食讀曰飲衣音於既反

爲開其資

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

捐瘠者

孟康曰肉腐爲瘠捐骨不理者或曰捐謂民有饑相棄捐者或謂貧乞者爲捐蘇林曰瘠音漬

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耳不當音漬也貧乞之釋尤疏僻焉

以畜積多而備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四

食貨志

九

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

劉奉世曰不避

湯禹避字未詳。宋祁曰言土地人民之衆不讓湯禹也

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

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

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

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

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

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

師古曰苟禦風霜不求靡麗也

煖音乃短反

饑之於食不待甘旨

師古曰旨美也

饑寒至身不顧廉

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

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

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

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

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

師古曰走音奏

夫珠玉金銀饑不

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

師古曰周

謂周徧而遊行

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

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

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

師古曰中人者處強弱之中也

不爲

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

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

師古曰服事也給公

事之役也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
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
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
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
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
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買而賣師古曰日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
亡者取倍稱之息如浮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
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
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者若今市中賣物行也賈音古操其奇
贏日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畜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音居宜反乘

上之急所賣必倍師古曰上所急求則其價倍貴故其男不耕耘女不

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師古曰粱好粟也即今之粱米亡農夫之苦

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音莫白反今俗猶謂百錢為一伯因其富

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

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繪之精白者也此商人所

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

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

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師古曰迕

違也好音呼到反惡音烏故反迕音五故反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

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

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

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溲師古

日溲散也音先列反下同。宋祁曰有所溲下脫矣字。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

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所損減也

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

三一日主用足二日民賦少三日勸農功今令民有車

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

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復音方目反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

卒師古曰為音于偽反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應劭曰仞五尺六寸也師古曰

此說非也八尺曰仞湯池百步師古曰池城邊也以沸湯為池不可輒近喻嚴

取人申臂之一尋也

固之甚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

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

人耳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復音方目反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

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師古曰擅專也粟者民之所種

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

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

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師古

日上造第二等爵也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

千石為大庶長師古曰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以多少級數有差錯

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四 食貨志

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
令入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

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師古曰俞進也音踰又音愈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

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
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三歲孝景二年令

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
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師古曰裁謂減省之也及徒復作得輸粟

於縣官以除罪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解見宣紀始造苑馬以廣用師古曰苑馬謂為苑以牧馬宮室列館車馬益增脩矣然婁敕有司以農

為務師古曰婁古屢字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
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

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累百鉅萬謂數百充溢露積於

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仵伯之間成羣師古曰謂田中

之仵伯也乘特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孟康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踶齧故斥守閭閻者食

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富饒故恥乘特守閭閻者食
者以為姓號如淳曰貨殖傳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師古曰重居官

難也難先行誼而黜媿辱焉師古曰以行誼為先以媿辱相黜也行音下更反於是

乾隆四年校刊

尚書書卷之四十一

食貨志

十四

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

鄉曲師古曰恃其饒富則擅行威罰也斷音丁喚反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

爭於奢侈師古曰有土謂國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也室廬車服僭上亡限

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

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

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

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

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師古曰

日宿麥謂其苗經冬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師古曰

供次下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

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

師古曰說讀曰悅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

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佰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顯川

澤之利管山林之饒師古曰顯與荒淫越制踰侈以相

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

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

多於古也更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

音工衡反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

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如淳曰十稅其五師

古也古也如淳曰言下戶貧人自乾隆四年校刊

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

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民愁亡

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

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師古曰卒讀曰猝近

音其限反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

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

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宋祁曰專當改作顛字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

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師古曰耗音呼到反

人復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為富民侯

韋昭曰沛斬縣也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

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師古曰

音工犬反字或作畎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明壟也

田以二耜為耦師古曰併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明長終晦一晦

三明一夫三百明而播種於三明中師古曰播布也種謂穀子也○宋祁

曰三明中姚刪去三字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師古曰耨鉏也因隤其土

以附苗根師古曰隤謂下之也音頽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儼儼

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儼儼盛貌芸音云茅音芋儼音擬芸除草也芋附根也言苗

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師古曰比音必寐反隴盡而根深能風

與旱師古曰能讀曰耐故儼儼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

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鄧展曰九夫為井三夫為

屋夫百晦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晦漢時用耦犁二百四十步為晦古千二百晦則得今五頃

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以上師古曰縵田謂不為剛者

也縵音善者倍之師古曰善為剛者又過使教田太常

三輔蘇林曰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也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

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

器學耕種養苗狀蘇林曰為法意狀也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師古曰

也日趨讀曰趣趣及也澤雨之潤澤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師古曰輓犁師古曰庸功也言

音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師古曰庸功也言與庸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

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墽地師古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墽餘

也宮墽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墽地廟垣

也墽音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閑而無事因令於墽地為田

而緣反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

輔公田李奇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韋昭曰命謂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

爵為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韋昭

延張掖縣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

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

有畜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穰音人常反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師古曰得商度也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

京師

師古曰漕水運。○宋祁曰水運下當添也字。

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

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

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

奏言故御史屬徐宮

李奇曰御史大夫屬

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

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

復予民魚廼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

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

師古曰萬

萬億也。○宋祁曰邵本師古作服虔

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

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

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

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

師古曰賈並讀曰價

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

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

師古曰為使而勸郡國也使音山吏反

元帝即

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

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

比假田官常平倉可罷

孟康曰比假地名也

毋與民爭利上從其

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

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

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

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為意永始

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師古曰比頻也刺史守

相坐免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

田然後治迺可平師古曰建立也立其議也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

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

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師古曰不為作限制上為

音于偽反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

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然所以有改者將

以救急也○宋祁曰王本所以無然字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師古曰詳謂悉

盡也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

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

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

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没入官

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

師古曰丁傅及董賢之家皆不便此事也詔書且須後師古曰須待也遂寢不行宮

室苑囿府庫之臧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

戶口最盛矣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

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

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師古曰謂愛惜之意

未厭飽也陋小漢家制度以為疏闊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為泰疏闊而更之令陋

小○宋祁曰而更下當添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

改字陋小下當添也字

乾隆四年校刊

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師古曰鉤音鉅于反町音大鼎反莽乃遣使易

單于印貶鉤町王為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

發三十萬眾欲同時十道並出一舉滅匈奴募發天下

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如淳曰江准而負背也至

北邊使者馳傳督趣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趣讀曰促海內擾矣又動欲

慕古不度時宜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

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晉灼曰雖

老病者皆復出口算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讀曰疲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

謂貧人賃富人之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

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質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

俱陷於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

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

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

姦天下警警然陷刑者眾師古曰警警眾口愁聲也音敖後三歲莽知

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然刑

罰深刻宅政諄亂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邊兵二十餘萬人仰縣

官衣食師古曰仰音牛向反用度不足數橫賦斂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橫音胡孟

反民愈貧困常苦枯旱亡有平歲穀賈翔貴晉灼曰翔音常師古

曰晉說非也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離於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末年盜賊羣起發軍

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

乾隆四年校刊

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

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服虔曰煮木實或曰如今酪之屬也師古曰如說

是也酪不可食重為煩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流民入

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官以稟之吏盜其稟師古曰稟給也盜所

給之物稟音彼甚反饑死者什七八莽恥為政所致迺下詔曰予

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師古曰此歷法應有災歲之期也事在律歷志枯旱霜

蝗饑饉薦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

害氣將究矣師古曰究竟盡也歲為此言以至於亡師古曰稟

戰曰休國者不為國其民口不滿八而曰國一其

前漢書卷二十四上

前漢書卷二十四上考證

食貨志上燥木為耒○宋祁曰當為揉木云云○臣照

按揉者必以火熨則其字從火亦未為非古字不傳

于今者甚多他書引經與本文異者具有當存之以

為經文古今異同之考不得據今經而駁古史也宋

祁說未必然又按宋本宋祁語至當為揉木而止無

玉篇以下云云今據凌本添五篇卷十六以對十六

餘二十晦以為廬舍○臣昭補按井田畝數何休注公

羊趙岐注孟子范甯注穀梁皆舉此志之說惟鄭康

其成毛詩箋稍為不同詳見甫田孔疏魚豨謂曰志言

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馬端臨曰志言
受田之法與夫司徒遂人所言畧同但言餘夫受田
如比孟子言餘夫二十五畝朱子注俟其壯有室然
後更受百畝之地則此二十五畝者十六以後十九
以前所受田也對宋本宋派請至皆以對本而止無
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注臣瓚云云○顧炎武曰六甲
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
書者六書計者九數瓚說未盡亦未爲非古字不轉
移國學于少學○按少學卽小學也下文諸侯歲貢少
學之異者亦然上卷篇

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伯注阡陌田間之道也
○朱子開阡陌辨曰說者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
廢井田而始置阡陌非也按阡陌舊說謂田間之道
蓋卽周禮所云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
之道也其水陸占地不爲田者頗多先王非不惜而
虛棄之所以正疆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
之計也商君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
者限于百畝是以奮然開之以盡人力地利故秦紀
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
自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也宋派曰自天子當非自天

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宋祁曰自天子當作自天
飛。○臣名補按文如作自天下以至封君湯沐邑甚
爲不協宋意因下文言不領於天子之經費遂疑此
作自天下耳又按史記平準書原文云自天子以至
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文
義甚順蓋大司農掌天下之經費若畿輔以內之山
川園池市肆租稅則盡入少府爲天子私藏其封君
湯沐邑又各收以自供俱不領於大司農也此志作
天子之經費子字係傳寫之訛
好惡乖迕。○惡監本訛逆從宋本改正

漢興循而未改。○馬端臨曰史旣言高祖省賦而復言
鹽鐵之賦仍秦者蓋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在諸
侯王國者皆循秦賦法取以自豐非縣官經費所領
也
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搜監本訛挾今改正按百官表
作馵用犁安用耕

用耦犁二牛三人。○臣名補按周禮里宰賈疏曰周時
未有牛耕至漢時趙過始教民牛耕今鄭云合牛耦
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耕至趙過乃絕人耦又按葉
少蘊曰古耕而不犁後世變爲犁法耦用人犁用牛

前漢書卷二十四上卷
三
過特爲增損其數耳非用牛自過始也周必大曰疑
耕犁起於春秋之世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字伯牛
月令出土牛示農耕早晚按葉周二說是但謂古耕
而不犁耕犁起於春秋亦恐未確古藉田之禮曰三
推不用犁安用推乎

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臣召南按以人代牛輓
犁始此唐夏州都督王方翼爲耦耕法張機犍力省
而見功多宋武允成獻踏犁不用牛以人力運之皆
人輓犁之遺式也蓋當却徒
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顧炎武曰蓋墾地

前乃久不耕之地地力有餘其收必多所以作代田之
法也

陘小漢家制度以爲疏濶注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爲
泰疏濶而更之令陘小○臣照按顏注非也蓋陘小
者卽鄙陋之意言鄙陋漢制謂爲疏濶不詳備也

前漢書卷二十四上考證

其以少者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食貨志第四下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為周

立九府圜法

李奇曰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

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宋祁曰周官下當添有字黃金方

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

孟康曰外圜而內孔方也輕重以銖師古曰

以斤為名錢則以銖為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

貨寶於金利於刀

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於泉

如淳曰流

布於布如淳曰布於民間束於帛李奇曰束聚也太公退又行之於齊

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師古曰穰音人常反○宋

祁曰人常當作人掌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李奇曰上令急

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師古曰畜讀曰

蓄蓄賈謂賈人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師古曰給足也故萬

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

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李奇曰委積也然而民有饑餓者

穀有所臧也師古曰言富人多臧穀故令貧者食不足也民有餘則輕之故

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李奇曰民

輕之時為斂糴之重之時官為散也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

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繼千萬李奇曰繼落也孟康曰六斛四斗為鍾繼錢貫

也管子曰凶歲糴金十繼師古曰孟說是也繼音居兩反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

臧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師古曰奉謂供事也耒耜器械種

饗糧食必取澹焉師古曰種五穀之種也饗字與餉同謂田之具也○宋祁曰取澹當作

取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師古曰畜讀曰蓄豪謂輕侮之也字本作

勢蓋通用字耳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師古曰伯讀曰霸

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應劭曰大於舊錢其

價重也單穆公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大夫單旗單音善古者天降災戾

師古曰戾惡氣也一曰戾至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應劭曰資財也

乾隆四年校刊

尚書卷之二十四

食貨志

二

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其母權子而行民皆

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爲母也子輕也其輕少

半故爲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爲重幣以平之

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

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爲母輕爲子若

市八十錢物以母當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

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應劭曰民患幣

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

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將厚取於民師

古師厚猶多也重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師古曰遠志謂

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爲潢洿也師古曰原

也本也潢洿停水也潢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

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韋昭曰肉錢以勸農澹不

足百姓蒙利焉孟康曰單穆公曰竭亡日矣不得復云

錢耳猶自從其不廢輕此言母子並用故蒙其利也師

古曰二說皆非也單旗雖有此言王終自鑄果有便故

百姓蒙其利也秦并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上幣孟康

十兩爲溢也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爲金之名

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

之中黃金爲上銅錢質如周錢臣瓚曰言錢之形質文

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臧

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

更令民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黃金一斤師古曰復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二十四

食貨志

三

日稽貯滯也晉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
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
者也言以其贏餘之財蓄積羣貨使物稽滯在已故市
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耳踊騰一也不當
重累言之畜讀曰蓄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

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師古曰欲令務農孝

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師古曰弛解也然市井

子孫亦不得為官吏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

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師古曰恣其私鑄

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

鐵為它巧者其罪黥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情非

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殺謂亂雜也七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殺音爻

○宋祁曰七餘利也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

姚本改作贏餘利也言殺雜鉛鐵其術精妙而得利甚

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

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千高反

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

不止鄭氏曰報論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

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師古曰縣謂開立之使入陷

阱孰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積多也阱音才性反曩禁鑄錢死罪積

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死罪者多委積於下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下音胡亞反後同

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師古曰賴利也一日恃也

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

乾隆四年校刊

行美書卷之二十四

食貨志

四

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宋祁曰干求也下邵本添合也二字或用重

錢平稱不受應劭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莢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稱音尺孕反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也吏

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師古曰呵責怒也

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音火何反

可哉師古曰鄉讀曰嚮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師古曰蕃多也音扶

元反其釋其耒耨冶鎔炊炭應劭曰鎔形容也作錢模下亦同

日錢模下姚本添樸字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鎔音容○宋祁鑄錢廢其農業故

五穀不多也為音于偽反不為多猶言為之不多也善人怵而為姦邪李奇曰怵於姦邪也師古曰怵音先律反又音黜愿民陷而之刑戮師古曰愿謹也刑戮將

甚不詳奈何而忽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也○宋祁日忽忘也姚本改作怠忘也國知

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

錢則錢必重師古曰謂法令也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師古

其多日言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

銅使之然也師古曰音所角反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

博師古曰博大也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

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

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四 食貨志 五

銅積呂御輕重

師古曰銅積謂多積銅也

錢輕則呂術斂之重則呂

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呂作兵器呂假賢臣多少有制

用別賢賤五矣

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鋌鑄金人十二是也

呂臨萬貨呂

調盈虛呂收奇羨

師古曰調平均也奇殘餘也羨饒溢也奇音居宜反羨音弋戰反

則

官富貴而末民困六矣

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

制吾棄財呂與匈

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

師古曰末業既困農人敦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

招誘胡人多來降附政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之財逐競也○宋祁曰則敵必懷當作壞字

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

而行博禍

○劉奉世曰今久退七福久當作乃

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

呂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

師古曰即就也埒等也○宋祁曰即就也下當添李

奇曰三字

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呂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

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

師古曰畜讀曰蓄

即

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

然煩費矣

師古曰蕭然猶騷然勞動之貌

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

鑿山通道千餘里呂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

師古曰罷讀曰疲

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

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開通之也故言

穿也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

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

師古曰共猶同

干戈日滋

行者齋居者送

師古曰齋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音子奚反

中外騷擾相奉

百姓抗傲以巧法

師古曰抗訛也謂摧挫也巧法為巧詐以避法也抗音五官反財賂

衰耗而不澹師古曰耗減也澹足也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

舉陵夷廉恥相冒師古曰冒蒙也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

臣自此而始師古曰謂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屬也其後衛青歲以數萬

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

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餼師古曰餽亦饋字餽古餉字率十餘鍾致

一石師古曰言其勞費用功重散幣於邛犍應劭曰邛屬臨邛犍屬犍為晉

道不通蠻夷因呂數攻吏發兵誅之宋祁曰發兵誅之當去兵字悉

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李奇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韋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說並非

也悉盡也更償也雖盡租賦不足償其功費也更音庚廼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

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官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內

京師主臧者也百官公卿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也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

於南夷師古曰疑讀曰擬擬謂比也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師古曰既築其城又守衛之

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師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

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就增其秩也

得為郎舊為郎更增秩也及入羊為郎始於此此後

四年衛青比歲十餘萬眾擊胡師古曰比歲頻歲也斬捕首虜之

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

甲轉漕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

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師古曰陳謂列奏之經常也既盡也言常用之錢及諸賦稅並竭盡也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

賞官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與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政戾庶長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

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

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

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師古曰

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

選以爲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

今則先除爲吏比於五大夫也劉攽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秦爵十八大庶長十九則關

內侯武功爵比之減一級入關內侯亦其宜也或說七當作一與茂陵中書合矣予謂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

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

則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行此萬字蓋武功爵

其級十七又曰官首亦武功爵名當讀云買武功爵官

首試補吏先除言官首補吏稱試但先除之千夫如五

大夫五大夫之制於史無傳以理推之當是補吏不試也

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

十等爵解之失其本意故刪而不取呂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

報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

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

用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爲故縱官有所作廢格沮

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師古曰蹤跡顯見也而公卿尋端

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

師古曰慘毒也察微視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

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無

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

獲師古曰渾仍頻也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於是漢發

車三萬兩迎之師古曰一兩一乘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

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

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

欲省底柱之漕師古曰番番姓係名也番音普安反係音系穿汾河渠以為漑

田鄭當時為渭漕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師古曰曲繞也音胡內反而朔方亦穿漑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

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師古曰謂十萬萬也宋祁曰謂下當添數字

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師古曰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

日食讀日飲卒掌者關中不足廼調旁近郡師古曰調謂選發之也調音徒

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師古曰仰音牛

向反次下亦同縣官不給師古曰給足也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

府禁臧以澹之宋祁曰澹當作贍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

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

富人相假貸師古曰貸音土戴反次下亦同尚不能相救廼徙貧民於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四下 食貨志

關以西及克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應劭曰秦

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克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

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

者分部護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

富商賈或滯財役貧孟康曰滯停也晉灼曰滯音直吏反○宋祁曰滯財滯字當從土注

同王本轉轂百數李奇曰轂車也廢居居邑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

於邑中以待貴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封君

皆氏首仰給焉晉灼曰氏音抵距之抵服虔曰仰給於商賈言百姓好未作也師古曰二說皆

非也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

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

方以邑入償之氏丁奚反

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於是天子與公卿

議更造錢幣以澹用師古曰更改也○宋祁曰澹當作贍而摧浮淫并兼

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

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

多銅山而鑄錢師古曰就多銅之山而鑄錢也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

益多而輕臣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費如淳曰民但鑄錢不作餘

物故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

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今半兩錢

法重四銖鄭氏曰其文為半兩實重四銖也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鉛

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為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鉛以更鑄作錢也臣瓚曰許慎云鉛銅屑也摩錢漫

乾隆四年校刊

向漢書卷三十四下

食貨志

九

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鎔音浴瓚說是也。宋祁曰鎔俞玉反錢

益輕薄而物賈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

尺緣以績為皮幣師古曰績繡也直四十萬王侯宗室

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如

日雜金銀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

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

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晉灼曰以半斤

此重六兩則下三曰復小楯之其文龜直三百師古曰

品重四兩也長也音作果反。劉奉世曰白撰當在其一曰之楯圓而

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

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

大農丞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領鹽

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

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

以心計師古曰不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

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

取優復復音方曰反。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

宋祁曰買復當作賈復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如

師古曰鮮少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

日千夫五大夫不欲師古曰適讀曰謫謫責

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

乾隆四年校刊

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

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是時財匱師古曰匱空也戰士頗不得祿矣有

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廼更請郡國鑄五銖錢

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銖孟康曰周匝為郭文漫皆有大農上鹽

鐵丞孔僅咸陽言師古曰奏上其言也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

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

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牛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牢盆鬻鹽盆也

師古曰牢蘇說也鬻古煮字也是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

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管同羨饒也音弋戰反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

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師古曰鈇足錯也音徒計反沒

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使屬在所縣

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師古曰舉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也音下更反

作官府師古曰主鬻鑄及出納之處也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

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

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

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師古曰言農人尚少

不皆務耕種也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仰縣官師古曰畜讀

向反宋祁曰無異時算輶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下師古曰畜讀

有下當添皆字昭反緡音武巾反宋祁曰皆有差下姚本作皆有差

小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賁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師古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四

食貨志

三

曰貫賂也貨假與也貫音式制反貸音土戴反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

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贍反率緡

錢二千而算一師古曰率計有二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

手力所作而賣之者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

輶車一算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

為北邊騎士而有輶車皆令出一算比音必反商賈人輶車二算如淳曰商賈人有輶車船五丈以

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師古曰悉盡也

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師古曰畀與也音必寐反賈人有市籍及家

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敢犯

令没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

助縣官天子廼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

告天下以風百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初式不願為官上強拜之

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

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

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

六百石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郎自造白金五銖錢後

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

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

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氏讀曰抵歸也

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於是

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并兼之徒

守相為利者師古曰守郡守相諸侯相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賢用事

減宣杜周等為中丞師古曰減姓也音減省之義縱尹齊王溫舒

等用急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

矣蘇林曰夏蘭人姓名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

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

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師古曰說

讀曰悅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

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

異不應微反脣師古曰蓋非之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

言而腹非論死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師古

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必寐反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

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

縱矣師古曰縱放也放令相告言也郡國鑄錢民多姦鑄師古曰謂巧鑄之雜鉛錫

○宋祁曰鉛錫下當添也字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應劭

曰所謂子紺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令錢郭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一當五賦官

用非赤仄不得行師古曰充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寶

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

不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

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二十四下

食貨志

十四

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

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唯

真工大姦迺盜為之師古曰其術楊可告緡徧天下如

日告緡令楊可所告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中家以上大

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

音幡師古曰幡謂從輕而出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

曹服虔曰分曹職案行也師古曰服往往即治郡國緡

錢師古曰就其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

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

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師古曰媮而縣

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

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

林財物眾迺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

欲與漢用船戰逐孟康曰水迺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

師古曰治樓船高十餘丈旗織加其上甚壯師古曰織

昌志反。宋祁曰於是天子感之迺作柏梁臺高數十

丈宮室之脩繇此日麗迺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

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師古曰

比謂比者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

官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掌眾事耳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

非農官也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

馬弋獵博戲亂齊民如淳曰世家謂世有祿秩家也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

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齊整之民也師古曰所姓也忠名也武帝之近臣郊祀志云公孫卿因所忠言寶

鼎石慶傳云欲請詔近臣所忠廣川王傳云言漢公卿

及幸臣所忠司馬相如傳云所忠往取書考其蹤迹此

並一人也而說者或以為所忠信之人此釋大謬齊等之義如說是也迺徵諸犯令相引

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

也送致也如淳曰株蒂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

錢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為魁株也師古曰言被牽引

者為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郎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

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二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

食江淮間欲留留處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往者留而處之○宋

祁曰處之當收處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師古曰屬聯續也音之欲反下

巴蜀粟以振焉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

不意行至不辯自殺○宋祁曰不辯當改不辯行西踰隴卒孟康曰踰度也

卒倉卒也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

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

徼晉灼曰徼塞也臣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循無禦邊之備故誅北地太守師古曰晉說是也於是

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孟康曰令得畜牧於邊縣官假

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李奇

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

乾隆四年校刊

尚書書卷二十四

食貨志

七

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

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脩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

治宮儲設共具師古曰共音居用反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

邊天子為山東不澹○宋祁曰澹當作贍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

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渡

河築令居師古曰令音零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

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

廣塞令卻初置二郡故塞更廣也以開田之官廣塞之卒戍而田也中國繕道餽糧遠者

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此下並同邊兵不

足廼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宋祁曰澹當作贍車騎馬乏縣

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

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

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

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

從軍至飲耐少府省金李奇曰省視也至嘗耐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而列

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廼拜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

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鹽鹽不攻

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賈貴

二說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賈貴

師古曰鹽鐵並貴也賈讀日價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賈

廼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

乾隆四年校刊

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

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

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

益州郡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

○宋祁曰郡本治無賦稅無無

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

車馬被具

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

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

人

師古曰間歲隔一歲費皆仰大農

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

○宋祁曰澹當作贍然兵所過縣縣以為

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

式貶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

僅幹天下鹽鐵

師古曰代孔僅○劉敞曰大司農舊治粟內史耳弘羊為搜粟都尉也○宋祁

曰領大農當作司農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

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

師古曰僦顧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顧庸之費也僦音子

就反○宋祁曰償其餘當刪餘字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

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

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

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

下之貨物賈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

大利

如淳曰牟取也

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

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所過賞賜用帛

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

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宋祁曰補吏及罪下當加人字令民入粟甘

泉各有差以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不復告緡宅郡各輸急

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

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

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等爵黃金者再

百焉師古曰凡再賜百金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

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衣音於既反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

物求利師古曰市列謂列肆○宋祁曰肆下當添也字亨弘羊天乃雨師古曰亨

鬻也音普庚反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

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宋祁曰之士當刪之字問以民所

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

爭利視以儉節師古曰視讀日示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師古曰詰

難議者之言也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

不可廢也廼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酷弘羊自以為國

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

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

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

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

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師古曰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錙銖而收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張晏曰案今所見契

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無五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並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劉奉世曰當時常得錯刀文曰一平五千當時乃奉世弟字叔鄭做子也。宋祁曰梅聖俞云飲劉原父家原父懷二古錢勸酒其一齊之太刀長五寸半其一王莽時金錯刀長二寸半詩云探懷發二寶太公新室錢獨行齊大刀鎌形末環連文存半辨齊皆有模法圓次觀金錯刀一刀平與五銖五千注云其文如此精銅不蠹蝕肉好鉤婉全

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

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

錢一十師古曰幺小也音一堯反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

乾隆四年校刊

向真書卷二十四

食貨志

三

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

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為

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元龜

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臣瓚曰元大也直二千

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

也十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

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

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幺貝二

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

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

二是為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

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

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

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

矣是為布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

字一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

連錫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錫璞名曰連應

銅屬也然則以連及錫雜銅而為錢也此文質周郭放

下又云能采金銀銅連錫益知連非錫矣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四 食貨志

三

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其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

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

四民所得居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

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為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

耳有者入大小受直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

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

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

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

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

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

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

官收不讎與欲得師古曰讎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即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

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

日義言財貨辭訟正乃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師

日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

三月凡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謂人以其從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

償之其從官貨物者以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

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廬之田而樂語有

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

二賈四民常均疆者不得困弱富者傳記各有幹焉今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二十四

食貨志

三

貝者如淳曰登進也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師古曰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又以前周官稅民

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師古曰樹藝謂種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

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師古曰冗散也音人勇反

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飢諸取眾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

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師古曰機縷曰工匠

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如淳曰居處所在為區謁舍今之客舍也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

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一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四

時中月實定所掌師古曰中為物上中下之賈師古曰

並同價其下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它所眾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絲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讎者師古曰讎讀曰均官

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母令折錢師古曰折音止列反萬

物印賈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師古曰印物價起音五剛反亦讀曰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四

食貨志

三

仰其賈氏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師古曰貴即為印賤則為氏音丁奚

反以防貴庾者師古曰庾積也以防民積物待貴也民欲祭祀喪紀而無

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取息也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

治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也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

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師古曰幹謂主領也○宋祁曰幹南本作幹主

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

無酒酤我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而論

語曰酤酒不食師古曰鄉黨所說孔子齋之時也○宋祁曰孔子下當添在字二者非

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

御也師古曰旨美也御進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宋祁曰

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今官作

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

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瓮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鍛家盧故取名耳非即謂火

盧及酒瓮也此言讎五十釀為準豈一瓮乎廣漢所破

為盧者直此物自有此名耳何必取鍛家盧為義乎天

下物同名者何算而讎五十釀為準一釀用麴米二斛

欲一一相附類可乎

酒釀故以釀名肆臣瓚曰盧酒瓮也言開一瓮酒也趙

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瓮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盧者賣酒

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鍛家盧故取名耳非即謂火

盧及酒瓮也此言讎五十釀為準豈一瓮乎廣漢所破

為盧者直此物自有此名耳何必取鍛家盧為義乎天

麩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麩三斛并

計其賈而參分之師古曰參三也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

麩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醋截灰

炭師古曰截酢漿也音才代反給丁器薪樵之費羲和置命士督五

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宋

叔疑臨菑姓偉等如淳曰姓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師古曰

音張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反府臧不

實百姓俞病莽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師古

曰將大也一說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

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印以給澹師古

曰印音牛向反其下並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

同○宋祁曰澹當作贍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師古曰謂家必印於市

雖賈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

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辜至死姦吏猾

民並侵眾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

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

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師古曰奇音居宜反謂有餘也廣八分

其圓好徑二分半師古曰好孔也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

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

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

乾隆四年校刊

食貨志

食貨志

食貨志

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迺令民且獨行大錢
 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
 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
 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
 布者與妻子没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
 同罪師古曰比音頻寐反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兪
 衆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
 主鑄錢者師古曰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
 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服虔曰豬性觸突人
 故取以喻師古曰東方名豕豕曰豨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許豈反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

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吏盡復以與民師古曰轉令百姓養之民搖手觸禁不得

耕桑繇役煩劇師古曰繇讀曰徭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

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貨賂

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師古曰音步浪反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

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它皆類

此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饑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祖受

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贊曰易稱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師古曰謙卦象辭哀取也言取於多者以益少

者故萬物皆稱而施與平也哀音簿侯反書云楙遷有無應劭曰楙勉也遷徒也言天下食貨

有無相通足也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言勸勉天下遷徙有無使相通也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

日司徒之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斂市貨之不讎貨之滯於人用者以其價買之而孟子亦非狗

彘食人之食不知斂應劭曰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師古曰孟子

孟軻之書言歲豐熟菽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宋祁曰此時下當添則字野有餓莩

而弗知發鄭氏曰莩音葉有梅之葉莩零落也人有饑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貸之師古曰莩音頻

小反諸書或作殍字音義不同故管氏之輕重服虔曰

○宋祁曰而弗知發當刪而字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師古

貨在管子書師古

日言所從來久矣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師古曰顧思念故民賴

其利萬國作又師古曰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

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

次矣

矣矣

前漢書卷二十四下考證
其師萬國并火
前漢書卷二十四下考證
其師萬國并火
其師萬國并火

前漢書卷二十四下考證

食貨志下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臣召南按管子言

湯以莊山之金鑄幣禹以歷山之金鑄幣則夏殷時

即有錢幣矣平準書曰自高辛氏之前靡得而記虞

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

龜貝其辭甚核蓋據尚書禹貢之文此志不言蓋因

下文有司言古者皮幣一段恐重複也

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鄭樵曰謂之泉

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其器謂之

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

文一變而爲刀器再變而爲圜法自圜法流通于世
民實便之故泉與刀爲廢先儒不知本末謂流於泉
布於布寶於金利於刀皆沿鑿之義也 臣浩按鄭樵
所言可備一說但古人名物必有義理志謂寶於金
云云卽解字義非沿鑿也

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顧炎武曰單穆公諫景
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勿聽卒鑄大錢此廢輕作重
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澹不足百姓
蒙利焉失其義矣
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注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殺雜

鉛鐵其術精妙而得利甚厚。 臣照按顏說非是錢

之爲用甚廣一錢之殺其微已甚然總而計之爲利
甚厚也非謂其術精妙若精妙卽費本而無利矣

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注彭吳人姓名也。通鑑
考異曰平準書言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按滅
朝鮮置滄海兩事也不知何者出賈之謀

費數十百鉅萬。宋祁曰數十下當添萬字。 臣照按

宋不言注則爲正文可知正文有數十無萬字師古
注乃言數十萬蓋唐初本有萬字故注如此然平準
書亦祇言數十百巨萬也

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臣召南按平

準書作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屬東郡此文既改觀作灌則當連下梁楚地爲句但以事核之此卽指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事也瓠子地在濮陽其對岸卽觀縣史記作河決觀是也

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注應劭云云。臣召南按應說

以河南造陽並解新秦中非也河南卽朔方郡及北地上郡之北境名新秦中今河套地也造陽則在上谷之北今宣化府邊外地漢武以其斗僻棄七百里安得徙貧民以充實其中耶史記集解載臣瓚曰秦

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其說甚確

名白撰。按平準書作白選又二曰以重差小平準書無以字

以屬大農。馬廷鸞曰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說以蓋其私也

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馬端臨曰地理志鹽官凡二十八郡鐵官凡四十郡

異不應微反。脣注師古曰蓋非之。臣照按顏注意雖

異是而未盡蓋異聞客語不敢應而倉卒自禁不覺微笑而脣蹙耳

鑄官赤仄注令錢郭見有赤者○按史記作鑄鍾官赤仄注令字應作今舊本亦訛

專令上林三官鑄○

臣召南

按三官錢卽水衡錢也據

百官表水衡都尉掌上林其屬有均輸鍾官辨銅三令丞鹽鐵論曰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卽言此事裴駟解史記甚確但混上林均輸爲一官則微訛耳

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劉奉世曰當時乃奉

世弟云云○

臣召南

按當時乃奉世弟以下十二字

不應爲奉世語此南宋本訛也

是爲布貨十品注師古曰布亦錢耳○顧炎武曰按本文錢布自是二品而下文復載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卽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岐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日或未之見也

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歛○王應麟曰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歛法出則減價糶歛則增價糶也是非常平乎自鄭氏以出其歛法爲

解後人遂攻周禮耳孟子言不知歛今文作檢惟漢志作歛是也今世言常平出耿中丞不知乃古法

而孟平亦非此歛食人之食不暇思。王勳難曰常平

其神古當日也夫之思也

發二十正今自亦以亦上楚平海而列其平中亦一

體亦自隨平養動日黃亦身一十五也則一古也其

文發亦自呈二品而平文更持以平黃亦身一十五也其

長亦亦貴十品也則古曰亦亦於

不熟亦亦世謂其亦亦本謂也

前漢書卷二十四下考證

前漢書卷二十五

漢

蘭臺

令

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郊祀志第五上

洪範八政三曰祀

師古曰祀謂祭祀也

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

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獾有祭

師古曰禮記月

令季秋之月豺祭獸孟春之月獾祭魚豺擊搏之獸形似狗獾水居而食魚祭者謂殺之而布列以祭其先也

獾音吐曷反

是以聖王為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

師古曰爽明也齊讀

聰明者神或降之

師古曰爽明也齊讀

在男曰覲在女

曰巫

師古曰巫覲亦通稱耳覲音下狄反

使制神之處位為之牲器使先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二十五上

郊祀志

一

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能知

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應劭曰上下

神也氏姓王族之別也宗大宗也臣贊曰宗宗伯也師

古曰二說皆非也祝謂主祭之贊詞者積土為壇平地

為場氏姓謂神本所出及見所當為主者也宗宗人主

神之列位尊卑者也春秋左氏傳曰號公使祝應宗區

享神也又云宗祝用馬于四墉並非宗伯及大宗也

劉敞曰予按春秋外傳曰夏父弗綦為宗自稱曰我為

非宗何哉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異

業敬而不黷師古曰黷汗故神降之嘉生應劭曰嘉穀

生謂眾瑞民以物序孟康曰各災禍不至所求不匱師古曰嘉

及少昊之衰九黎亂德孟康曰少昊時諸侯作亂民神

雜擾不可放物師古曰放依也物家為巫史享祀無度

黷齊明而神弗蠲師古曰齊讀嘉生不降禍災荐臻莫

盡其氣師古曰言不顛頊受之廼命南正重司天曰屬

神命火正黎司地曰屬民應劭曰黎陰官也火數二二

民師古曰屬委也以其使復舊常亡相侵黷自共工氏

霸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死為社祠師古曰共工

帝之間無祿而王故有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殖

百穀死為稷祠師古曰烈故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師

曰尚上也謂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師古曰

起於上古典也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轉而衡平以玉為璣衡謂渾

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言舜觀察璣衡以齊同日月

五星之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孟康曰六宗星辰風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三十五

郊祀志

二

說云乾坤六子又一說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太山河海或曰天地間游神也師古曰類以類祭也上帝天

也繁精以祀謂之禋六宗之義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說者多矣乾坤六子其最通乎

師古曰望謂在遠者望而祭之揖五瑞師古曰揖與輯秩次也羣神丘陵墳衍之屬

公侯伯子擇吉日見四嶽諸牧班瑞師古曰四嶽諸男之瑞玉

也班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師古曰狩守也諸侯侯布也

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師古曰柴積柴而燔遂見東后東后者

諸侯也師古曰后君也東方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師古曰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日三百六十

日律六律也度尺丈也量斛斗也衡斤兩也修五禮五樂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

今志亦有作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為贄師古曰三帛玄者五玉即五瑞

鴈也一死雉也贄者所執以為禮也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者衡山也八

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者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

師古曰此以上禹遵之後十三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皆舜典所載

神黷二龍去之應劭曰夏帝孔甲天賜之乘龍河其後漢各二其後媒黷嫚神故龍去之

十三世湯伐桀欲畧夏社不可作夏社應劭曰遭大旱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為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

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也師古曰畧古遷字夏社尚書篇名今則序

在而書亡逸廼畧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為稷祠後八世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祆不勝

德師古曰穀即今之楮樹也其字從木太戊修德桑穀合兩手曰拱伊陟太戊臣伊尹之子

乾隆四年校刊

死伊陟贊巫咸

孟康曰巫咸殷賢臣贊說也謂伊陟說其意也師古曰因此作咸又四篇事見

商書序其篇亦亡逸也

後十三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

師古曰說讀為悅

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雉

師古曰雉鳴音工豆反

武丁

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

師古曰事見商書說命及高宗彤日

祖已殷之賢臣

後五世帝乙嫫神而震死

師古曰帝乙武乙也為韋囊盛血仰而射

之號曰射天後遇雷震而死

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是觀之

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嫫也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

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

師古曰明堂辟雍解在平紀

諸侯曰泮宮

師古曰泮言半也制度半於天子辟雍也泮音普半反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師古曰郊祀祀於郊也后稷周之始祖也宗尊也文王周始受命之

王上帝太微五帝也

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天子祭天下名

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

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言招來百神而安處之也稱

百者言其多也秩序也舊無禮文者皆以次序而祭之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師古曰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發源而主海者也視謂其禮物之數也

而諸侯祭其畺內

名山大川

師古曰畺境也

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

韋昭曰古者穴

居故名室中為中霤

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祀有禁後

十三世世益衰禮樂廢幽王無道為犬戎所敗平王東

徙雒陽

宋祁曰越本陽作邑

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

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

羝羊各一云

師古曰騂赤馬黑鬣尾也羝牡羊也騂音留羝音丁奚反

其後十四年

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師古曰汧渭二水名汧音牽卜居之而吉文

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師古曰屬著也音之欲反其口止於郵衍李奇

日郵音孚三輔謂山阪間為衍晉灼曰左馮翊郵縣之衍也師古曰今之郵州蓋取名於此也文公問

史敦師古曰秦之太史敦其名也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

作郵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郵時而雍旁故有

吳陽武時李奇曰於旁有吳陽地也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祀或曰自

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師古曰土之可居者曰隩音於六反故立時郊

上帝諸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師古

日晚謂未時也其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李奇曰摺插也插笏於紳紳大帶也臣贊

日縉赤白色也紳大帶也左氏傳有縉雲氏師古曰李云縉插是也字本作摺插笏於大帶與革帶之間耳非

插於大帶也或作薦紳者亦謂薦笏於紳帶之間其義同作郵時後九年文公獲若

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似肝師古曰陳倉之北阪上築其神或歲不至或

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

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師古曰殷殷聲也云傳聲之亂也野雞亦雉也避呂

后諱故曰野雞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雞皆鳴以應之也上言雄雉下言野雞史駁文也殷音隱以一

牢祠之名曰陳寶臣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為之

殷殷雷鳴雉為之雉也作陳寶祠後七十一年秦德公立卜居雍

師古曰卽今之雍縣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

三百牢於郵時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

乾隆四年校刊

行集書卷三十五 郊祀志 五

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磔

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磔

狗邑四門以御蠱災後四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

青帝後十三年秦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師古曰寤覺也寤音公孝

反寤廼言夢見上帝師古曰上帝謂天也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

書而臧之府師古曰府臧書之處而後世皆曰上天穆公立九年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師古曰葵丘會禪祭於地也禪音上戰反解在武紀管仲曰古者封

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師古曰梁父音甫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鄭氏曰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義前見莊子服

虔曰云云在梁父東山名也晉灼曰云云處義封泰山禪

云云師古曰處讀曰伏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

云云李奇曰炎帝神農後黃帝封泰山禪亭亭服虔曰亭亭山在

志鉅平有亭亭山師古曰晉說是也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

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

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於社首應劭曰社首

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

日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應劭曰伯夷國也在遼西令支師古曰令音郎定反支音

神祇西伐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縣鈎其車也卑

耳即齊語南伐至召陵師古曰召陵楚地也登熊耳山

以望江漢師古曰熊耳山在順陽北益陽縣東非禹貢所云導洛自熊耳者也其山兩峯狀亦若熊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五 卷之五

耳因以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師古曰兵車之會三謂莊十三年會於北杏以平宋亂

僖四年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六年伐鄭圍新城也

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郵十五年又會于郵十

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于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

于葵丘也匡正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為天子之位也

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無障谷無貯粟無以妾為

妻天下皆從故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

云一匡者也

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

禪鄩上黍北里禾所以為盛應劭曰鄩音臙蘇林曰鄩

盛謂以實簠簋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服虔曰茅草有

謂靈茅也師古曰藉以藉地也音才夜反東海致比目之魚師古曰爾雅云

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音土盍反西海致比翼之鳥師古曰山海經云

崇吾之山有鳥狀

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其名曰鸚爾雅曰南方有

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鸚鸚而管仲乃云西海

其說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

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羣翔師古曰蓬蒿

之草梟不祥之鳥也鴟蓋今所謂角鴟也梟土梟也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

桓公乃止是歲秦穆公納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

君平其亂師古曰三立其君謂惠公懷公文公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後

五十年周靈王即位時諸侯莫朝周襄王迺明鬼神事

師古曰襄王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依物

怪欲以致諸侯諸侯弗從而周室愈微後二世至敬王

時晉人殺襄王李奇曰周為晉殺之也師古曰春秋左

氏傳哀公三年傳稱劉氏范氏世為婚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五

紀志

七

姻婁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是時季氏專魯旅於秦

趙鞅以為討周人殺婁弘也師古曰旅陳也陳禮物而祭之也陪臣祭

山仲尼譏之泰山不如此林放自秦宣公作密時後二百五十年而秦

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

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孟康曰太史儋謂老子也師古

老聃非秦獻公時儋音丁其反又吐其反曰周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

當復合應劭曰秦伯翳之後也始周孝王封非子為附庸邑諸秦平王東遷洛邑襄公以兵衛之嘉其

勳力列為侯伯與周別五百載矣昭王時西州君自歸

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此復合也孟康曰謂周封秦

為別秦并周為合此襄王為霸始皇為王也韋昭曰周

封秦為始別謂秦仲也五百歲謂從秦仲至孝公疆大

顯王致伯與之親合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自非

子至西周獻邑凡六百五十三歲自仲至顯王二十六

年孝公稱伯止有四百二十六歲皆不合五百之數也

按史記秦本紀及年表並云周平王封襄公始列為諸

侯於是始與諸侯通又周本紀及吳齊晉楚諸系家皆

言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正與此志符會是

乃為別至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自歸獻邑凡合七

十年而伯王出焉韋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

舊本皆作十七字伯王者指謂始皇初立政在太

后嫪毐未得稱伯自昭王滅周後至始皇九年誅嫪毐

止十七年本紀年表其義顯而韋氏乃儋見後七年櫟

陽雨金獻公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師古

日畦時者如種韭畦之形而時於畦中各為一土後百

封也畦音下圭反。宋祁曰越本獻公下有自字

二十歲周赧王卒九鼎入于秦或曰周顯王之四十二

年宋大丘社亡師古曰爾雅云左陵泰丘謂丘左有陵

者其名泰丘也郭璞云宋有泰丘蓋以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三 郊祀志

丘名此而鼎淪沒於泗水彭城下自赧王卒後七年秦

莊襄王滅東周周祀絕後二十八年秦并天下稱皇帝

秦始皇帝既即位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蟻見應劭曰蟻

蚯蚓也黃帝土德故地見其神蚓大五六圍長十餘丈如淳曰呂氏春秋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螻大蟻黃帝

曰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師古曰蟻音引螻音樓謂螻蛄也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

木鬯茂師古曰鬯與暢同殷得金德銀自山溢蘇林曰流出也周得火

德有赤鳥之符師古曰謂武王伐紂師渡孟津之時也尚書中候曰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

赤鳥五至以穀俱來○宋祁曰淳化本注未云五至之數也無以穀俱來四字秦變周水德之

時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

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呂六為名張晏曰水北方

黑終數六故以方六音上大呂師古曰大呂陰律之始也事統上法

寸為符六尺為步服虔曰政尚法令也臣瓚即帝位三年東巡狩郡縣祠

日水陰陰主刑殺故上法騶嶧山蘇林曰騶魯縣也臣贊曰嶧音亦頌功業師古曰謂刻石自著功業

於是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諸儒生

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師古曰蒲車以

蒲裹輪掃地而祠席用苴藉應劭曰藉藁本也去皮以為藉也苴字本作菹假借用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

各乖異難施用由此黜儒生師古曰黜退也而遂除車道上自

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師古曰南山曰陽山

北曰禪於梁父其禮頗采泰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

陰乾隆四年校刊

臧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宋祁曰越本無也字始皇之上泰山

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既黜不得與封禪。師古

日與讀聞始皇遇風雨即譏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

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應劭曰羨門名子高古仙人也師古曰古亦以僊為仙字下皆類此○宋

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呂來作之齊所以為齊呂天齊

也。蘇林曰當天中央齊也師古曰謂其衆神異如天之腹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

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

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時。師古曰名其祭處曰

師古曰下下謂最下也臨菑城南有二曰地主祠泰山梁

有天齊水五泉並出蓋謂此也

也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園丘云三日兵主祠蚩尤在

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師古曰東平陸縣名也監其縣之鄉名也四曰陰

主祠三山。師古曰三山即下所謂三神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韋昭曰

在東萊縣師古曰罘音浮腫音直瑞六曰月主祠之

萊山。韋昭曰在東萊長廣也皆在齊北竝渤海。師古曰竝音步浪反七曰日

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韋昭曰盛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也師古曰斗絕也盛音成

最居齊東北陽呂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

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師古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渤海間謂臨海有山形如臺也○

宋祁曰新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

師古曰言八神牲牢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

皆同而圭幣各異也。

乾隆四年校刊

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

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母

忌正伯僑元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韋昭曰皆慕古

人之名効為神仙者也師古曰自宋母忌至最後皆其人姓名也凡五人形解銷化尸解也

張晏曰人老而解去故骨節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人謂之龍解骨化去應劭曰列仙傳曰崔文子學仙於

王子喬王子喬化為白蜺文子驚引戈擊之俯而見為王子喬之尸也須臾則為大鳥飛而去師古曰服張二

說是也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晉灼曰燕

昭王築宮師之故作主運之篇也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為服也而燕齊

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

自此興不可勝數也師古曰迂謂回遠也音于自威宣燕昭使人入

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服虔曰其

傳書云爾爾臣瓚曰世人相傳云爾爾師古曰瓚說是也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僊

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

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患且

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師古

曰甘心言貪嗜之心不能已也及秦始皇至海上則方士爭言之始皇

如恐弗及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

為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為風不得至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

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

入海方士師古曰考校其虛實也從上郡歸後五年始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五

七

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師古曰附海而上也竝音步浪反上音時掌反

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師古曰幾讀日翼不得還到沙丘崩

臣瓚曰沙丘在鉅鹿縣東北也二世元年東巡碣石竝海師古曰竝音步浪反南

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

章始皇之功德師古曰今此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並具存焉其秋

諸侯叛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年而

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滅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

叛之皆說曰始皇上泰山為風雨所擊不得封禪云此

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邪昔三代之居皆河洛之

間師古曰謂夏都安邑殷都朝歌周都洛陽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

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

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迭興迭衰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名山大

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師古曰代

代殊異故不可盡記及秦并天子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

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嶠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師古

日嶠即今之陝州二嶠也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

水曰洙曰淮師古曰洙音子禮反此本濟水之字○宋祁曰邵本湘作相春以脯酒

為歲禱因泮凍服虔曰泮音普半反秋涸凍師古曰涸讀

也音下故反春則解之秋則凝之春秋左氏傳曰涸陰涸寒禮記月令曰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冬塞

禱祠師古曰塞謂報其所祈也音先代反下並同也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圭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五

郊祀志

七

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

襄山也師古曰說者云薄山在河東一曰在潼關北十

連延西出並嶽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瀆山蜀之岷山

也師古曰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曰嶽爾雅亦云河西

吳嶽非一山之名但未詳嶽之所在耳徐廣云嶽山在

武功據地理志武功但有垂山無嶽山也岐山即在今

今隴州吳山縣鴻冢釋在下岷山在渝氏道水曰河祠

臨晉師古曰即今之沔祠漢中師古曰沔漢水之上名

音彌善反湫淵祠朝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

木湫音將蓼反在涿郡迺縣師古曰此水今在涇州界

清澈可愛不容穢濁或誼汚輒興雲雨土俗亢旱每於

此求之相傳云龍之所居也而天下江水祠蜀亦春秋

山川隈曲亦往往有之湫音子由反

泮涸禱塞如東方山川而牲亦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

四大家鴻岐吳嶽皆有嘗禾孟康曰以陳寶節來祠服

日陳寶神應節來也其河加有嘗醪此皆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

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豐滂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

數師古曰霸產出藍田豐滂出鄠呂近咸陽盡得比山

川祠而無諸加師古曰加謂車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

壻山之屬蘇林曰壻音胥韋昭曰音為小山川亦皆禱

塞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

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

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有餘廟師古曰風伯飛廉也

乾隆四年校刊

號而說者乃謂風伯箕星也雨師畢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風伯雨師則知非箕畢也九臣十四臣不見名數所出諸布諸嚴諸逐未聞其義逐字或作逮音求屏並音步丁反。劉奉世曰二十八宿既已備而又言參與南北。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豐鎬有昭明天子辟池於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壽星祠也師古曰亳音薄湯所都也臣瓚曰濟陰亳縣是在濟陰徐廣云京兆杜縣有薄亭斯近之矣。而雍管廟祠亦有杜主。師古曰墨子云周宣王殺管音姦。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師古曰墨子云周宣王殺圃田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弓衣而死故周人尊其鬼而右之蓋謂此也。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也。師古曰其鬼雖小而有神靈也。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

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中之月月

祠師古曰中讀曰仲謂四時之仲月皆祠之若陳寶節來一祠宋祁曰新

春夏用駢秋冬用駢師古曰駢純赤色也音先營反時駒四匹師古曰每時用

駒四匹而木寓龍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師古曰一駟亦四龍也宋

晏本作寓木以主之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

羔各四圭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

秦以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上宿

宋祁曰越本註云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煖火也狀若井

火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也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

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拜於

時薦饗宜知早晏故以火為之節度也宅皆類此拜於

乾隆四年校刊

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服虔曰西時哇時經常也

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

之至如宅名山川諸神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

郡縣遠方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

有祕祝卽有災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初起殺

大地有物曰蛇白帝子而殺者赤帝子也師古曰物謂鬼神也○宋

祀曰赤帝子也及高祖禱豐粉榆社鄭氏曰粉榆鄉名也社在粉榆晉灼

曰粉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師古曰以此樹為社神因立名也粉符云反狗沛為沛公則

祀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立為漢王因以十月

為年首色上赤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

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

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

之矣廼待我而具五也廼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

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

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

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宋祁曰淳化本作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

粉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

安長安置祠○宋祁曰邵本無下長安二字祀官女巫巫其梁巫祠天地

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五

郊祀志

七

社巫祠族人炊之屬服虔曰東君以下皆神名也師古曰東君日也雲中君謂雲神也巫

古主炊母之神也炊謂饔饗也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纍

之屬師古曰杜主即上所云五杜主也荆巫祠堂下巫

先司命施糜之屬師古曰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最

糜其先常施設糜鬻者也九天巫祠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

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旻天東南

陽天也其說見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旻天東南陽天南

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也皆以歲時祠宮中

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張晏曰以其疆死魂魄為厲故祠之成帝各

有時日其後二歲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師古曰

其有播種之功故令至今血食天下師古曰祭有牲牢

也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

天田則農祥也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

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

祠師古曰隨其祠制曰可文帝即位十三年下詔曰祕

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

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

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明年以歲比登師古曰年詔有

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師古曰駕車被馬之

反下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河湫漢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五 郊祀志

七

水玉加各二及諸祀皆廣壇場圭幣俎豆以差加之魯

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鄭

改正朔服色上黃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迺水德

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

臣言非是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師古曰天水之縣也文帝召公

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師古曰草

於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師古曰幾禮官議

毋諱以朕勞師古曰無諱以朕為勞自言不有司皆曰

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於是

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郊一用夏正于時據十

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

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

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師古

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三 郊祀志

帝一殿面

謂屋之覆也言同一屋之下而別為五廟各

立門室也廟記云五帝廟在長安東北也

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蓋總言凡神明以東北

為居西方為冢墓之所放立廟於渭陽者也

天瑞下

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如淳曰二水之合也以郊見渭陽五帝五

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師古曰蒲池為池而種蒲蒲字或作滿言其水滿也

○宋祁曰姚本無下五帝二字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師古曰屬聯也

音之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

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曰刺采取之也音干賜反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

出長門如淳曰亭名也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

鄭氏曰因其所立處以立祠也師古曰直猶當也當其處祠以五牢其明年平使人

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

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

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

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

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師古曰汾陰直謂正當汾陰也意周鼎其出

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

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

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

師古曰正正朔也服服色正音之成反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

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興兵守御後

歲少不登數歲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

如故無有所興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

十餘歲矣天下艾安師古曰艾讀日又艾治也漢書皆以艾為艾其義類此也縉紳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五 郊祀志

七

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

師古曰正亦正朔度量也服色度量互言之

耳而上鄉儒術

師古曰鄉讀曰嚮

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

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

歷服色事未就

師古曰就成也

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

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六年竇

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

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礪氏館

如淳

曰礪音蹄鄭氏曰音斯師古曰鄭音是其字從石從虎

神君者長陵女子呂乳死

見神於先後宛若

孟康曰產乳而死也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若字也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

音胡構反古謂之娣姒今關中俗呼為先後吳楚俗呼之為妯娌音軸里

宛若祠之其室民

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

應劭曰平原君武帝外祖

也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

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

如淳曰祠竈

奇曰穀道辟穀不食之道也

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人主方

如淳曰侯

方藥也匿其年及所生長

師古曰長謂其郡縣所屬及居止處

常自謂七

十能使物卻老

如淳曰物謂鬼物也

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

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魄遺之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常餘金錢衣

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

師古曰給足也

又不知其何所

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

如淳曰時時發言有

所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常從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五

郊祀志

七

君迺言與大父游射處老人為見從其大父識其處師古

日識記也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曰音式志反

○宋祁曰日字上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疑更有少君二字

栢寢臺名也師古曰以巳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師古曰栢木為寢室於臺之上

謂器上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所銘記

祠竈皆可致物師古曰物亦謂鬼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

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

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

服虔曰古之真人也師古曰列仙傳云安期生琅邪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也安期生食

臣棗大如瓜師古曰食讀日飢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

人不合則隱師古曰合謂道相合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

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

師古曰齊藥之分齊也音才計反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

也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孟康曰二人皆方士也而海

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亳人

謬忌奏祠泰一方如淳曰亳亦薄也下所謂薄也曰天神

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師古曰謂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

光紀黃帝含樞紐也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古者天

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師古曰每日以一太牢凡

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五 郊祀志

九

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

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

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古天子

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張晏曰黃帝五帝之

逆之鳥方士虛誕云以歲始被除凶災令神仙之帝食

惡逆之物使天下為逆者破滅訖竟無有遺育也孟康

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

祠皆用之破鏡如貍而虎眼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

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冥羊用羊祠

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臯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

陰陽使者以一牛孟康曰陰陽之神也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

泰一於忌泰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鹿然古師

日鹿鹿屬也形似麋牛尾一角音蒲交反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

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

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晉灼曰符瑞也臣瓚曰風

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

天子以它縣償之常山王有罪師古曰舉與遷同天子封其

弟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

子之郡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夫

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

中望見焉廼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

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

乾隆四年校刊

通志卷之三十一

郊祀志

三十一

迺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服虔曰甲乙五行相克之日如淳曰如火勝金用丙

丁日不用庚辛也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

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

不至迺帛書以飯牛師古曰謂雜草以飯牛也音扶晚反陽不知言此牛

腹中有奇書宋祁曰新本去書字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

其手師古曰手謂所書手跡也問之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

其後又作栢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蘇林曰僊人以手掌擎盤

承甘露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僊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蓋張

衡西京賦所云立脩莖之僊掌承雲表之文成死明年

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黃圖宮名在京兆後分屬弘農也巫醫無

所不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服虔曰游水縣發根

人姓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淮浦也師古

日二說皆非也游水姓也發根名也蓋因水為姓也本

嘗遇病而鬼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

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瘳強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

瘳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謂善已謂瘳也大赦置壽宮神君

孟康曰更立此宮也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也神君最貴者曰太

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

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

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孟康曰崇絜自除被然後入也師古曰被音發勿反因巫

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言上輒為下之也晉灼曰神君所言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五

交州志

三

行下於巫師古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師古曰

日音說是也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畫法孟

日策畫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

憲其事祕世莫知也師古曰憲讀曰喜後三年有司言

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數蘇林曰得諸一元曰建蘇

日建元二元以長星日光蘇林曰以有長星之今郊得

一角獸曰狩云如淳曰改其明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

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師古曰答對也郊天

義一曰闕地祇之祀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師

故不為神所答應也天地牲角繭栗師古曰牛角之形或今陛下

日談即司馬談也如繭或如栗言其小

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為五壇壇一黃犢牢具

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師古曰侍祠之於是天子東

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師古

音普郎反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師古曰睢音如

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還

過雒陽下詔封周後令奉其祀語在武紀上始巡幸郡

縣寢尋於泰山矣鄭玄曰尋用也晉灼曰尋遂往之意

也其春樂成侯登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服虔曰

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師古曰而

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無子孟康曰膠王死它姬子立為

乾隆四年校刊

三

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師古曰不相可也相危以

法謂以罪法相欲傾危也中音竹仲反康后聞文成死而欲自媚於上乃

遣樂大入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師古曰言神仙之方天子既誅文

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大為人長

美言師古曰善為甘美之言也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

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

臣師古曰顧念也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以言康

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

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

口惡敢言方哉師古曰惡音鳥謂於何也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

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

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勿

卑使各佩其信印迺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

邪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鬪棊棊自相

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師古曰鑄黃金不成迺拜大

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得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

通將軍印制誥御史昔禹疏九河決四瀆間者河溢臯

陸隄繇不息師古曰臯水旁地廣平曰陸言水汎溢自臯及陸而築作隄防徭役甚多不暇休息

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飛

龍鴻漸于般孟康曰般水涯堆也漸進也武帝云得樂大如鴻進於般一舉千里得道若飛龍在

乾隆四年校刊

尚書書卷之三

紀志

卷

天師古曰飛龍在天乾卦九五爻辭也鴻漸于般漸卦六二爻辭也般山石之安者朕意庶幾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

列侯甲第童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師古曰斥不又以衛長公主妻之孟康曰衛太子姊如淳曰

用者也傳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年生男衛太子姊也師古曰外戚據是則太子之姊也孟說非也齊金十萬斤更名其

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相

屬於道師古曰共讀曰供屬及也音之欲反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

家韋昭曰大主武帝姑寶太后之女也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

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

茅上受印以視不臣也師古曰羽衣以鳥羽為衣取其神僊飛翔之意也視讀曰示

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道天神道讀曰導

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後裝治行東入海求

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費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

莫不搯擊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師古曰搯捉持也擊古手腕之字也

搯音尼其夏六月汾陰巫錦應劭曰錦巫名為民祠魏睢后土營

旁應劭曰魏故魏國也師古曰汾睢本魏地之境故曰魏睢也營謂祠之兆域也見地如鉤狀

培視得鼎師古曰培謂手把土也音蒲溝反杷音蒲巴反其字從木鼎大異於眾鼎

文鏤無款識韋昭曰款刻也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其下美陽鼎亦同也怪之言吏

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

迺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如淳曰以鼎從行上甘泉將薦之於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三

交京志

三

天師古曰上音時掌反 至中山晏温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温乃有黃雲故為異

也師古曰中讀日仲即今雲陽之中山也下云合茲中山亦同也 有黃雲焉有鹿過上

自射之因之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

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

今年豐楙未報鼎曷為出哉師古曰楙美也言稼穡美也未報者獲年豐而未報

賽也一日雖祈穀而未獲年豐之報也其有司皆言聞

昔泰帝興神鼎師古曰泰帝者即一者一統天地萬泰昊伏羲氏也

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

九州之牧也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醵亨上帝鬼神服虔曰以

韓詩采蘋曰于以醵之唯錡及金亨音普庚反 其空足

日鬲蘇林曰鬲音歷足中以象三德如淳曰鼎有三足

德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德一曰正直 饗承天祐師古曰

音 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

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迺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

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師古曰周

詩也基門塾之基也鼎絕大者謂之鼐園弁上謂之鼐

吳謹譁也敖慢也考壽也休美也言執祭事者或升堂

室或之門塾視牛羊之牲及舉大小之鼎告其致絜神

降之福故獲壽考之美曰何壽之美何壽之美者歎之

之言也鼐音乃代反 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

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師古曰言鼎至甘泉之後光

能小能大乘此休福無窮竟也有黃白蓋若獸為符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五

交州志

三十五

日雲若獸在車蓋也晉灼曰蓋辭也符謂鹿也師古曰
二說非也蓋發語辭也言甘泉之雲又若獸形以為符
瑞也○宋祁曰獸字下疑有之字路弓乘矢集獲壇下

李奇曰宜言盧也四矢日乘師古曰韋說是也又於壇下獲弓矢之應
○劉奉世曰指謂鹿也言以大弓四矢而後獲之於壇
下也義甚通報祠大亨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

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宜見鼎於其廟也師古曰合德謂與天合德鼎宜視宗禰廟臧於
帝庭以合明應師古曰視讀曰示宗謂先帝有德可尊
者也禰父廟也帝庭甘泉天神之庭

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
見其氣上迺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雍且郊師古
地形高故云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

也音時掌反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

已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師古曰卿有札書木簡之薄

小者日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史區師古曰鬼史區黃帝臣也藝文志云鬼容區而此志作史區史容聲相近蓋一也今流俗書本史字作申非也鬼史區對曰黃

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
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晉灼曰迎數之也臣瓚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

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
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師古曰所忠人姓名也解在食貨志所忠視

其書不經師古曰不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
何以為師古曰謂不須更言之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迺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

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
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
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
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
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
人也李奇曰說僊道得封者七千國也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山川之守謂尊山川之神命主祭祀也即國語所云注苦氏之君守封嶠之山也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宋祁曰淳化本無下中國二字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迺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

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服虔曰黃帝升僊之處也師古曰谷口仲山之

谷口也漢時為縣今呼之治谷是也以仲山之北寒涼故謂此谷為寒門也黃帝采首山銅

鑄鼎於荆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阪荆山在馮翊懷德縣也鼎既成有

龍垂胡頰下迎黃帝師古曰胡謂頸下垂肉也頰其毛也音人占反黃帝上騎

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迺上去餘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頰龍頰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印望師古曰印讀曰

仰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頰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

乾隆四年校刊

尚書卷之三十一 郊禘志

三十一

視去妻子如脫屣耳師古曰屣小履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屣音山爾反拜卿

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桐幸甘

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壇三

陔師古曰陔重也三陔三重壇也音該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

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未黃帝從土位在泰一所用如雍一時

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具李奇曰音狸師

古曰西南夷長尾鬣之牛也一音茅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師古曰具俎

之一曰進謂雜物其下四方地為膾食羣神從者及北

斗云師古曰斗音字與綴同讀連續已祠胙餘皆燎之師

日胙謂祭餘酒肉也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

酒之服虔曰水玄湏酒真酒也晉灼曰此言合牲物而燎之也師古曰言以白鹿內牛中以彘內鹿中又

以水及酒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師古曰若牛若羊若彘止一牲也

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

月辛巳朔旦冬至物爽師古曰物爽謂日尚冥蓋未明之時也物音忽天子始

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師古曰以朝旦拜日為朝下朝音丈昭反則揖而

見泰一如雍郊禮○劉敞曰則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

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師古曰贊

饗謂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

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孟

日璧大六寸謂之瑄嘉牲薦饗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是夜有美養牛五歲至三千斤也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三十一 郊特牲 三十一

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

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時壇以明

應師古曰明著美光及黃氣之祥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

壹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

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泰一李奇曰牡荆作幡柄也如淳曰牡荆

荆之無子者皆繫齊之道晉灼曰牡節間不相當也月暈刻之為券以畏病者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也旁三星三公也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泰一

也師古曰李晉二說是也以牡荆為幡竿而畫幡為日月龍及星○宋祁曰淳化本作泰一絳旗注同越

本止云泰一絳無旗字新本云泰一絳亦無旗命曰

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

敢人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

其師其方盡多不讎師古曰讎應當也上廼誅五利其冬

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

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毋効文成五利乎

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暇神

不來言神事如迂誕師古曰迂回遠也誕大言也積以歲廼可致於

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春

既滅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

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

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

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師古曰泰帝亦謂泰昊也故破其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三

三

瑟爲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

益召歌兒師古曰益多也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蘇林曰作

空侯與瑟一宋祁曰邵本空作坎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

然後封禪迺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

橋山釋兵涼如李奇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

或對曰黃帝以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

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師古曰且猶將也類祠謂以事類而祭也自得寶鼎

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

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師古曰天子有事宗

廟必自射牲蓋示親殺也事見國語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日封禪者古不

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師古曰稍漸也

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迺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

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

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以接

神人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韋昭曰上古有人皇

者九人師古曰韋說是也○劉敞曰子謂董仲舒書言周人推神農爲九皇此是矣而頗采儒術

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辯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

而不敢騁上爲封祠器視羣儒師古曰視讀曰示羣儒或曰不

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師古曰徐偃博士姓

名周霸屬圖封事服虔曰屬會也會諸儒圖封事也師古曰周霸亦人姓名也屬音之欲反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五

三

於是上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宋祁曰本廼紀作正月

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

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廼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

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密高為之奉邑師古曰密

古崇字耳以崇奉嵩高之山故謂之密高奉邑奉音扶用反獨給祠復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

反與讀日預上因東上泰山如淳曰言易土也泰山從南面直上步道三十里車

道百泰山草木未生廼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師古曰從山下

轉石而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

奇方者以萬數廼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

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

人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

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鄭氏曰天子也張晏曰天子為天下

父故曰鉅公也師古曰鉅大也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

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也宿音先

欲反留音力就反它皆類此與方士傳車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及閒使求神僊

人以千數師古曰閒微也隨閒隙而行也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

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師古曰人人殊異又天

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

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

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

車子侯上泰山服虔曰子侯霍去病子也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不

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陟東北肅然山師古曰陟者山之基足音止如

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

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

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

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師古曰白雲出於所

封之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下

詔改元為元封語在武紀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

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

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師古曰更音工

衡反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

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迺遂去並海上師古曰並音步浪反上音

時掌反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迺至甘

泉周萬八千里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

孛于三能師古曰能讀曰台望氣王朔言後獨見填星出如瓜

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師古曰德星即填星也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

泰師古曰拜而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師古曰昭明衍

大休美也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

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五 郊祀志

三十三

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東萊宿留之

○宋祁曰淳化本無下東萊二字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

求神人采藥以千數是歲旱天子既出亡名廼禱萬里

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過祠泰山鄭氏曰

自復有小泰山臣瓚曰即今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

三日湛祠而去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祭具於水中也爾雅曰祭川曰浮沈

前漢書卷二十五上

前漢書卷二十五上考證平秦宣公封密都于魯南桂

郊祀志上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注巫覲亦通稱耳○臣

宗萬按國語賈公彥春官神仕疏曰男子陽有兩稱

名巫名覲女子陰不變直名巫無覲稱然則顏注所

云巫覲亦通稱者指男巫而言也實錄十一

其後十三世湯伐桀○臣名南按封禪書作其後三世

是也自帝孔甲帝皐帝發至桀祇更三世此文十三

其世十字當是衍文宋本亦誤○臣名南

後十三世世益衰○臣名南按自成王至幽王歷康昭

穆恭懿孝夷厲宣凡十一世封禪書作十四世此文

作十三世並訛宣八十一世桂軒書於十四世此文

平王東徙維陽○監本作維邑今從宋本幽王烈泉

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臣名南按封禪

書作其後十六年以十二諸侯年表核之周平王元

其年秦襄公之八年也初立西時及文公十年作酈時

恰十四年此文是也又下文作陳寶後七十一年秦

德公立卜居雍封禪書云作酈時後七十一年以年

表核之自文公作陳寶祠至德公元年正七十一年

若自文公作酈時計之當作八十年凡此類皆班氏

前密于史記又下文後四年秦宣公作密時于渭南封

禪書曰德公立二十一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

渭南以年表核之秦宣公之元年周惠王之二十一年也

宣公四年作密時此云後四年似亦訂正史記之失

野雞夜鳴注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顧炎

武曰竊謂野雞者野中之雞耳注拘於荀悅云諱雉

子之字曰野雞夫諱恒曰常諱啟曰開史固有言常言

秦開者豈必其皆為恒與啟乎又此文本史記封禪書

其上文曰有雉登鼎耳辨其下文云公孫卿言見仙

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又云縱遠方奇

獸飛禽及白雉並無所諱而地理志南陽郡有雉縣

江夏郡有下雒縣五行志王音等上言雒者聽察先
聞雷聲則漢時未嘗諱雒也

臣浩

按此上文即云若

雄雒可爲不諱雒之確証

秦變周水德之時○監本秦上衍今字從宋本去

七日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

臣名南

按封禪書作

成山此志後文云成山於不夜成山祠日又地理志

禮亦作成山則此文盛字訛也然師古注云盛音成則

唐初本已作盛山矣

琅邪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注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

海間○

臣名南

按琅邪在齊東南海濱非在東北也

封禪書作在齊東方可謂至確地理志琅邪郡琅邪

有四時祠卽此文四時主也師古不言此文北字之

訛於地理志注引山海經琅邪臺在琅邪之東於此

志注又引山海經臺在勃海間意欲以勃海解東北

二字非也

元尙羨門高○元尙封禪書作充尙羨門高封禪書作

羨門子高

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

臣照

按宋本刻勒字作胡

亥勒監本作刻勒玩上下文俱稱二世而此獨云胡

亥自無此理但刻卽勒也漢人文字似不如此率意

刻字與胡亥字蓋俱非也。臣名南按封禪書已作刻

勒矣以秦始皇本紀証之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到

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

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按碣石之罘琅

邪泰山鄒嶧會稽始皇皆有刻石二世東行則盡刻

其石旁也封禪書及此文疑並是盡刻二字之訛

冬塞禱祠注謂報其所祈也。臣浩按塞字封禪書作

賽是也以師古注推之似本文原作賽六之東

薄山者襄山也注云云。臣名南按水經注襄山在蒲

坂縣為永樂澗水所出然則襄山即古之雷首首陽

亦名中條亦名薄山而後人謂之蒲山者也但此志

上文明云自華以西名山七蒲山顧在華東何也師

古所云正當闕疑耳

霸產豐滂涇渭長水注長水者言其源流長也。臣名

南按長水水名師古注以長水總承霸產等水而言

非也封禪書敘長水于霸產下豐滂涇渭上亦可云

單言霸產二水源流長乎水經注渭水下云霸水又

北長水注之水出杜縣白鹿原西北流謂之荆谿可

為水名之確正水經注

木寓龍一駟注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顧

木炎武曰此說恐非古文偶寓通用偶亦音寓木寓木
偶也史記孝武紀作木偶馬而韓延壽傳曰賣偶車
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古人用以事神及送死者
皆木偶人木偶馬今人代以紙人紙馬又酷吏傳匈
奴至爲偶人象郵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可以証寓
字之爲偶矣

族人炊之屬注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也○族人炊監
本訛巫祠皆三字今改正

少君者故深澤侯人主方○臣名南按深澤侯人封禪
書作深澤侯舍人据功臣表武帝初年深澤侯是趙

將夕孫胡也

亳人謬忌注晉灼曰濟陰薄縣人也○胡三省曰据地
理志亳屬山陽郡亳作薄謬姓也與繆同息天新亦
樂成侯登○通鑑考異曰按史記漢書功臣表當爲亦
義胡三省曰義高祖功臣丁禮之曾孫也臣名南按
封禪書但云樂成侯無登字

鬪棊○棊通鑑作旗考異曰封禪書郊祀志俱作棊獨
史記孝武紀作旗按漢武故事云樂大嘗於殿前樹
旂數百枚令旂自相擊緡緡竟庭中去地十餘丈觀
者皆駭然則作旗字者是也

居月餘得四印。

臣名南

按得字當依史記作佩以下

文大見數月佩六印証之可知

鼎曷爲出哉注未獲年豐之報也。報字監本訛穀令

改正

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

臣名南

按後書祭祀志引

此文注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

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

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

得共四十五字此石立山巔卽馬第伯封禪儀記所

云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

步者又山下有一石時用五車不能上因置山下爲

屋號五車石詳後志注

下詔改元爲元封。宋本作改元封元年

居身所從曰

又其見於

其

改正

令人

又

方

不請也天為元桂

皇無正車

前漢書卷二十五上考證



